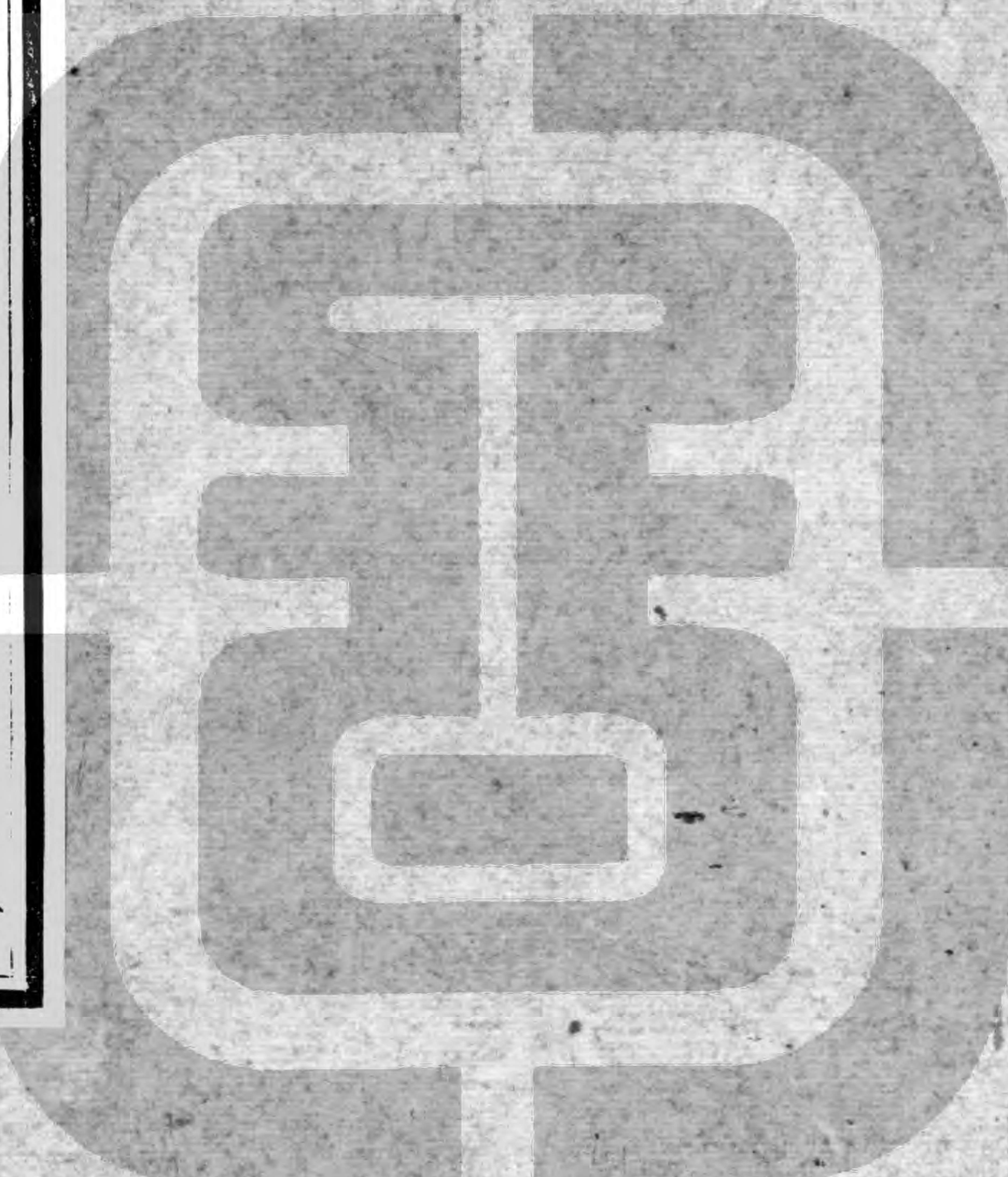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卷七
之六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六



經部十六

詩類二

詩集傳名物鈔八卷

內府藏本

元許謙撰謙有讀書叢說已著錄謙雖受學於王柏而醇正則遠過其師研究諸經亦多明古義故是書所考名物音訓頗有根據足以補集傳之闕遺惟王柏作二南相配圖移甘棠何彼穠矣於王風而去野有死麕使召南亦十有一篇適如周南

之數師心自用竄亂聖經殊不可訓而謙篤守師
說列之卷中猶未免門戶之見至柏所刪國風三
十二篇謙疑而未敢遽信正足見其是非之公吳
師道作是書序乃反謂已放之鄭聲何爲尙存而
不削於謙深致不滿是則以不狂爲狂非謙之失
矣卷末譜作詩時世其例本之康成其說則改從
集傳蓋淵源授受各尊所聞然書中實多采用陸
德明釋文及孔穎達正義亦未嘗株守一家名之
曰鈔蓋以此云

詩傳通釋二十卷

內府藏本

元劉瑾撰瑾字公瑾安福人其學問淵源出於朱
子故是書大旨在於發明集傳與輔廣詩童子問
相同陳啟源作毛詩稽古編於二家之言多所駁
詰然廣書皆循文演義故所駁惟訓解之詞瑾書
兼辨定故實故所駁多考證之語如注何彼穠矣
以齊桓公爲襄公之子註魏風以魏爲七國之魏
註綢繆謂心宿之象三星鼎立註鹿鳴之什謂上
下通用止小雅二南其大雅獨爲天子之樂註節

南山以家父即春秋之家父師尹即春秋之尹氏

案此項安世之說見朱善詩解頤瑾襲之而隱其名也註楚茨誤讀鄭康成

玉藻註以楚茨為即采齊註甫田誤讀毛傳車梁

以為即小戎之梁榘註殷武杜撰殷廟之昭穆及

祧廟世次皆一經指摘無可置詞故啓源譏胡廣

修詩經大全收瑾說太濫

案大全即用瑾此書為藍本故全用其說啓源

未以二書相校故有此語謹附訂於此然徵實之學不足而研究義

理究有淵源議論亦頗篤實於詩人美刺之旨尙

有所發明未可徑廢至周頌豐年篇朱子詩辨說

既駁其悞而集傳乃用序說自相矛盾又三夏見

於周禮呂叔玉註以時邁執競思文當之朱子既

用其說乃又謂成康是二王諡執競是昭王後詩

則不應篇名先見周禮瑾一一回護亦為啓源所

糾然漢儒務守師傳唐疏皆遵註義此書既專為

朱傳而作其委曲遷就固勢所必然亦無庸過為

責備也

詩傳旁通十五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元梁益撰益字友直號庸齋江陰人自署三山者

以其先福州人也嘗舉江浙鄉試不及仕宦教授鄉里以終事蹟附載元史儒學傳陸文圭傳內朱子詩傳詳於作詩之意而名物訓詁僅舉大凡蓋是書仿孔賈諸疏證明註文之例凡集傳所引故實一一引據出處辨析源委因杜文瑛先有語孟旁通體例相似故亦以旁通爲名其中如聖人之耦則引西漢書劉歆論董仲舒語見堯於羹見舜於墻則引後漢書李固傳以明出典或朱子所未詳者亦旁引諸說以補之如五緘五總引陸佃之

語三單引鄭箋羨卒孔疏副丁之類亦間有與朱子之說稍異者如頃筐壑之集傳音許器切大雅民之攸壑集傳音許既切者從陸德明經典釋文益則引禮部韻謂許既切者在未韻音餽注云取也許器切者在至韻音洎作巨至切朱子之音與禮部韻不同云云是是非非絕不堅持門戶視胡炳文等之攀附高名言言附合相去遠矣卷首爲類目末一卷則其序說內一條論秦造父封趙因錄羅泌國姓紀原之文自謂此於詩傳雖無所繫

而宋氏有國其姓亦當知故通之則冗贅之文汗漫無理可已而不已者也前有至正四年太平路總管府推官濱州翟思忠序明朱睦㮮授經圖遂以詩傳旁通爲思忠作殊爲疎舛今從朱彝尊經義考所辨

案彝尊所引乃陸元輔之言

附訂正焉

詩經疏義二十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元朱公遷撰公遷字克升樂平人江西通志載其至正間爲處州學正何英後序則稱以特恩授校官得主金華郡庠二說互異考樂平縣志載公遷

以至正辛巳領浙江鄉試教婺州改處州然則英序舉其始通志要其終耳是書爲發明朱子集傳而作如註有疏故曰疏義其後同里王逢及逢之門人何英又采衆說以補之逢所補題曰輯錄英所補題曰增釋雖遞相附益其宗旨一也其說墨守朱子不踰尺寸而亦間有所辨證如卷耳篇內朱子悞用毛傳舊說以崔嵬爲土山戴石公遷則引爾雅說文明其當爲石戴土又七月之詩朱子本月令以流火在六月公遷推驗歲差謂公劉時

當五六月之交皆足以補集傳之闕又集傳所引典故一一詳其出處卽所引舊說原本不著其名者如衛風之趙子註爲趙伯循小雅斯干篇之或曰註爲曾氏之類皆一一考訂雖於宏旨無關亦足見其用心不苟也書成於至正丁亥正統甲子英始取逢所授遺稿重加增訂題曰詩傳義詳釋發明以授書林葉氏刊行之而板心又標詩傳會通未喻其故今仍從公遷舊名題曰詩經疏義以不沒其始焉

詩疑問七卷附詩辨說一卷

內府藏本

元朱倬撰倬字孟章建章新城人至正二年進士官遂安縣尹壬辰秋寇至吏卒逃散倬獨坐公所以待盡及寇焚廨舍乃赴水死蓋亦忠節之士元史遺漏未載

國朝納喇性德作是書序始據新安文獻志汪叡所作哀詞爲表章其始末其書畧舉詩篇大旨發問而各以所註列於下亦有闕而不註者劉錦文序稱其間有問無答者豈真以爲疑哉在乎學者深

思而自得之耳又稱舊本先後無序今爲之論定使語同而旨小異者因得以互觀焉是此本乃錦文所重編非倬之舊其有問無答者或亦傳寫佚脫而錦文曲爲之詞歟未有趙惠詩辨說一卷惠宋宗室舉進士入元隱居豫章東湖其書與倬書畧相類殆後人以倬忠烈惠高隱其人足以相配故合而編之歟倬書七卷附以惠書爲八卷朱睦㮮授經圖焦竑經籍志乃皆作六卷疑爲傳寫之訛或倬原書六卷劉錦文重編之時析爲七卷亦

未可定也

詩續緒十八卷

永樂大典本

元劉玉汝撰玉汝始末未詳惟以周霆震石初集考之知其爲廬陵人字成之嘗舉鄉貢進士所作石初集序末題洪武癸丑則明初尚存也此書諸家書目皆未著錄獨永樂大典頗載其文其大旨專以發明朱子集傳故名曰續緒體例與輔廣童子問相近凡集傳中一二字之斟酌必求其命意所在或存此說而遺彼說或宗主此論而兼用彼

論無不尋繹其所以然至論比興之例謂有有取
義之興有無取義之興有一句興通章有數句興
一句有興兼比賦兼比之類明用韻之法如曰隔
句爲韻連章爲韻疊句爲韻重韻爲韻之類論風
雅之殊如曰有腔調不同有詞義不同之類於朱
子比興叶韻之說皆能反覆體究縷析條分雖未
必盡合詩人之旨而於集傳一家之學則可謂有
所闡明矣明以來諸家詩解罕引其說則亡佚已
久今就永樂大典所載依經排纂正其脫訛定爲

一十八卷

詩演義十五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元梁寅撰寅有周易參義已著錄是書推演朱子
詩傳之義故以演義爲名前有自序云此書爲幼
學而作博稽訓詁以啟其塞根之義理以達其義
隱也使之顯畧也使之詳今考其書大抵淺顯易
見切近不支元儒之學主於篤實猶勝虛談高論
橫生臆解者也朱彝尊經義考載此書作八卷註
曰未見此本至小雅苕之華篇止以下皆缺而已

有一十五卷則八卷之說殊爲未確蓋彝尊未覩此本但據傳聞錄之卷數訛異其亦有由矣

詩解頤四卷

內府藏本

明朱善撰善字備萬號一齋豐城人洪武中官至文淵閣大學士事迹附見明史劉三吾傳是編不載經文但以詩之篇題標目大抵推行朱子集傳爲說亦有闕而不說者則併其篇目畧之其說不甚訓詁字句惟意主借詩以立訓故反覆發明務在闡興觀羣怨之旨溫柔敦厚之意而於興衰治

亂尤推求源本剴切著明在經解中爲別體而實較諸儒之爭競異同者爲有裨於人事其論何彼穠矣爲後人誤編於召南蓋沿王栢之謬說不足爲據其論二子乘舟謂壽可謂之悌弟伋不可謂之孝子律以大杖則逃之文固責備賢者之意實則申生自縊春秋無貶尙論古人亦未可若是苛也然論其大旨要歸醇正不失爲儒者之言其於太王翦商一條引金履祥之言補集傳所未備其據宣王在位四十六年謂節彼南山之申伯蹶父

皇父尹氏皆非當日之舊人駁項安世之說亦時
有考據明史載其引據往史駁律禁姑舅兩姨爲
婚之說極爲典核知其研思典籍具有發明蓋元
儒篤實之風明初猶有存焉非後來空談高論者
比也

詩經大全二十卷

通行本

明胡廣等奉勅撰亦永樂中所修五經大全之一
也自北宋以前說詩者無異學歐陽修蘇轍以後
別解漸生鄭樵周孚以後爭端大起紹興紹熙之

間左右佩劍相笑不休迄宋末年乃古義黜而新
學立故有元一代之說詩者無非朱傳之箋疏至
延祐行科舉法遂定爲功令而明制因之廣等是
書亦主於羽翼朱傳遵憲典也然元人篤守師傳
有所闡明皆由心得明則靖難以後耆儒宿學畧
已喪亡廣等無可與謀乃剽竊舊文以應詔此書
名爲官撰實本元安成劉瑾所著詩傳通釋而稍
損益之今劉氏之書尚有傳本取以參校大約於
其太冗蔓者畧刪數條而餘文如故惟改其中瑾

案二字爲劉氏曰又劉書以小序分隸各篇是書則從朱子舊本合爲一篇小變其例而已顧炎武日知錄朱彝尊經義考並抉摘其非陳啟源毛詩稽古篇但責廣等採劉瑾之說太濫猶未究其源也其書本不足存惟是恭逢

聖代考定藝文既括千古之全書則當備歷朝之沿革而後是非得失釐然具明此書爲前明取士之制故仍錄而存之猶小學類中存洪武正韻之例云爾

詩說解頤四十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學四同已著錄是書凡總論二卷正釋三十卷字義八卷大抵多出新意不肯剽襲前人而徵引該洽亦頗足以自申其說凡書中改定舊說者必反覆援據明著其所以然如以南山篇之必告父母句爲魯桓告父母之廟九罭篇之公歸不復句謂以鴻北向則不復爲興下泉篇之郇伯爲指郇之繼封者而言皇父卿士章謂以寵任爲先後故崇卑不嫌雜陳頰弁篇之無幾相

見句爲兄弟甥舅自相謂如斯之類皆足於舊說之外備說詩之一解雖間傷穿鑿而語率有徵尚非王學末流以狂禪解經者比也存此一編知姚江立教之初其高足弟子研求經傳考究訓詁乃如此亦何嘗執六經註我之說不立語言文字哉

讀詩私記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李先芳撰先芳字伯承號北山監利人寄籍濮州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尙寶司少卿明史文苑傳載王世貞所定廣五子先芳其一也是書成於隆

慶四年所釋大抵多從毛鄭毛鄭有所難通則參之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諸書其自序曰文公謂小序不得小雅之說一舉而歸之刺馬端臨謂文公不得鄭衛之風一舉而歸之淫胥有然否不自揣量折衷其間云云蓋不專主一家者其書議論平和絕無區分門戶之見如說鄭風子衿仍從學校之義則不取宋學謂國風小雅初無變正之名則不從漢說至楚茨南山等四篇則小序與集傳之說並存不置可否蓋小序皆以爲刺幽王義有

難通而集傳所云又於古無考故闕所疑也雖援據不廣時有闕畧要其大綱與鑿空臆撰者殊矣朱彞尊經義考載先芳有毛詩考正不列卷數註曰未見而不載此書其爲一書兩書蓋不可考然此書亦多辨定毛傳或彞尊傳聞未審誤記其名歟

詩故十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朱謀埠撰謀埠有周易象通已著錄是書以小序首句爲主畧同蘇轍詩傳之例而參用舊說以

考證之其曰詩故者考漢書藝文志詩類有魯故二十五卷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韓故三十六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顏師古註曰故者道其指意也謀埠是編蓋用漢儒之舊名故其說詩亦多以漢學爲主與朱子集傳多所異同其間自立新義者如以小星爲瞽御入直以斯干爲成王營洛周公所賦之類雖未免失之穿鑿然謀埠博極羣書學有根柢要異乎剽竊陳言蓋自胡廣等五經大全一出應舉窮經久分兩事謀埠

深居朱邸不藉進取於名場乃得以研究遺文發揮古義也經術盛衰之故此亦可知其大凡矣

六家詩名物疏五十四卷 內府藏本

明馮應京撰應京字可大號慕岡盱眙人萬曆壬辰進士官至湖廣按察使僉事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因宋蔡卞詩名物疏而廣之江南通志稱其少業詩鈞貫箋疏作詩六家名物疏是也其徵引頗為賅博每條之末間附考証如被之僮僮鄭箋以被為髮鬣集傳以為編髮應京則據周禮追師

謂編則列髮為之被則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鬣定集傳之誤混為編又如鄭風緇衣集傳以為緇衣羔裘大夫燕居之服應京則據賈公彥周禮疏以為卿士朝于天子服皮弁服其適治事之館改服緇衣鄭箋所謂所私之朝即謂治事之館凡此之類其議論皆有根柢猶為徵實之學者惟所稱六家乃謂齊魯毛韓鄭箋朱傳則古無是目而自應京臆創之以非宏旨所繫亦姑仍其舊名焉

詩經疑問十二卷 內府藏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經疑問已著錄是編釋詩兼用毛傳朱傳及嚴粲詩緝時亦自出新論如辨成王未嘗賜周公天子禮樂其說頗爲有見又論三經三緯之說謂賦比興乃通融取義非截然謂此爲賦此爲比此爲興也惟截然分而爲三於是求之不得其說則將爲賦而興又比也賦而比又興也而寢失其義其說亦足解轆轤之談舜牧於諸經皆有疑問惟此編說詩爲差善自序稱所疑凡經數十年重加訂問前此誤解亟與辨正蓋其

用力較深也惟不信古人字少假借通用之說於龍光伴奩之類皆徑以本字解之強生論辨是則隆萬以後儒者少見古書之故亦足見詁訓不明而欲義理之不謬無是事矣

詩經世本古義二十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何楷撰楷有古周易訂詁已著錄其論詩專主孟子知人論世之旨依時代爲次故名曰世本古義始於夏少康之世以公劉七月大田甫田諸篇爲首終於周敬王之世以曹風下泉之詩殿焉計

三代有詩之世凡二十八王各為目序於前又於
卷末仿序卦傳例作屬引一篇用韻語排比成文
著所以論列之義考詩序之傳最古已不能盡得
作者名氏故鄭氏詩譜缺有間焉三家所述如關
雎出畢公黍離出伯封之類茫昧無據儒者猶疑
之弗傳楷乃於三千年後鈎棘字句牽合史傳以
定其名姓時代如月出篇有舒窈窕兮舒憂受兮
之文即指以為夏徵舒此猶有一字之近也碩鼠
一詩茫無指實而指以為左傳之魏壽餘此孰見

之而孰傳之以大田為幽雅門年良耜為幽頌即
屬之於公劉之世此猶有先儒之舊說也以草蟲
為南陔以菁菁者莪為由儀以緡蠻為崇丘又孰
傳之而孰受之大惑不解楷之謂乎然楷學問博
通引援賅洽凡名物訓詁一一考証詳明典據精
確實非宋以來諸儒所可及譬諸蒐羅七寶造一
不中規矩之巨器雖百無所用而毀以取材則火
齊木難片片皆為珍物百餘年來人人啜點其書
而究不能廢其書職是故矣

待軒詩記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張次仲撰次仲有周易玩辭困學記已著錄是書前載總論二篇其餘國風以一國為一篇二雅周頌以一什為一篇魯頌商頌亦各為一篇大抵用蘇轍之例以小序首句為據而兼採諸家以會通之其於集傳不似毛奇齡之字字譏彈以朱子為敵國亦不似孫承澤之字字阿附併以毛氏為罪人 案承澤詩經朱傳翼自序稱王弼亂易罪深桀紂毛氏之罪亦不在王弼之下 故持論和平能消融門戶之見雖憑心揣度或不免臆

斷之私而大致援引詳明辭多有據在近代經解之中猶為典實卷末別有述遺一卷有錄無書目下註嗣刻字蓋欲為之而未成也今併削其目不復虛列焉

讀詩畧記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讀易畧記已著錄是書朱彝尊經義考作二卷此本六冊不分卷數核其篇頁不止二卷疑原書本十二卷刊本誤脫一十字傳寫者病其繁瑣併為六冊也朝瑛論詩以小序首

句爲主其說謂亡詩六篇僅存首句則首句作於未亡之前其下作於既亡之後明矣所見與程大昌同而所辨較大昌尤明白足決千古之疑然其訓釋不甚與朱子立異自鄭衛淫奔不從集傳以外其他說有乖互者多斟酌以折其中如論楚茨爲刺幽王之詩則據荀子以爲恰在鼓鐘之後或幽王尚好古樂故賢士大夫稱述舊德擬雅南而奏之以感導王志論抑爲刺厲王之詩則據詩文其在於今一語以爲當爲衛武公少時所作大抵

皆參稽融貫務取持平其以生民篇姜嫄巨跡爲必不可信亦先儒舊義至於求棄之之由而不得乃援後世緣緜方底之事以証之則未免反失之附會又頗信竹書紀年屢引爲証亦乖說經之體然綜其大旨不合者十之二三合者十之五六也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二十卷序二卷

康熙末

聖祖仁皇帝御定刻成於雍正五年

世宗憲皇帝製序頒行詩序自古無異說王肅王基孫毓

陳統爭毛鄭之得失而已其舍序言詩者萌於歐陽修成於鄭樵而定於朱子之集傳輔廣童子問以下遞相羽翼猶未列學官也元延祐中行科舉法始定詩義用朱子猶參用古注疏也明永樂中修詩經大全以劉瑾詩集傳通釋爲藍本始獨以集傳試士然數百年來諸儒多引據古義竊相辨詰亦如當日之攻毛鄭蓋集傳廢序成於呂祖謙之相激非朱子之初心故其間負氣求勝之處在所不免原不能如四書集注句銖字兩竭終身之

力研辨至精特明代纂修諸臣於革除之際老師宿儒誅鋤殆盡不能如劉三吾等輯書傳會選於蔡氏多所補正又成祖雖戰伐之餘欲興文治而實未能究心經義定衆說之是非循聲附和亦其勢然歟是編之作恭逢

聖祖仁皇帝天直聰明道光經籍研思六義綜貫四家於衆說之異同既別白瑕瑜

獨操衡鑑而編校諸臣亦克承

訓示考證詳明一字一句務深溯詩人之本旨故雖以集

傳爲綱而古義之不可磨滅者必一一附錄以補
缺遺於學術持其至平於經義乃協其至當風雅
運昌千載一遇豈前代官書任儒臣拘守門戶者
所可比擬萬一乎

欽定詩義折中二十卷

乾隆二十年

皇上御纂鎔鑄衆說演闡經義體例與周易述義同訓
釋多參稽古義大旨亦同蓋我

聖祖仁皇帝欽定詩經彙纂於集傳之外多附錄舊說實

昭千古之至公我

皇上幾暇研經洞窈奧於漢以來諸儒之論無不衡
量得失鏡別異同伏讀

御製七十二候詩中虹始見一篇有晦翁舊解我疑生
句句下

御注於詩集傳所釋蝓蝻之義詳爲辨證併於所釋鄭
風諸篇槩作淫詩者亦根據毛鄭訂正其訛反覆
一二百言益足見

聖

聖相承心源如一是以諸臣恭承

纂訓編校是書分章多準康成徵事率從小序使孔門

大義上溯淵源卜氏舊傳遠承端緒因

欽定詩經以樹義卽因

御纂周易以立名

作述之隆後先輝耀經術昌明洵無過於

昭代者矣

田間詩學十二卷

左都御史張若淮家藏本

國朝錢澄之撰澄之有田間易學已著錄是書成於

康熙己巳大旨以小序首句爲主所採諸儒論說

自注疏集傳以外凡二程子張子歐陽修蘇轍王

安石楊時范祖禹呂祖謙陸佃羅願謝枋得嚴粲

輔廣真德秀邵中允季本郝敬黃道周何楷二十

家其中王楊范謝四家今無傳本蓋採於他書陸

羅二家本無詩註蓋草木鳥獸之名引其埤雅爾

雅翼也自稱毛鄭孔三家之書錄者十之二集傳

錄者十之三諸家各本錄者十之四持論頗爲精

核而於名物訓詁山川地理言之尤詳徐元文序

稱其非有意於攻集傳於漢唐以來之說亦不主於一人無所攻故無所主無所攻無所主而後可以有所攻有所主云云深得澄之著書之意張英序又稱其嘗與英書謂詩與尚書春秋相表裏必考之三禮以詳其制作徵諸三傳以審其本末稽之五雅以核其名物博之竹書紀年皇王大紀以辨其時代之異同

案二書所序時代多不可據與此語殊為失考謹附訂於此

情事之疑信即今輿記以考古之圖經而參以平生所親歷云云則其考證之切實尤可見矣

詩經稗疏四卷

湖南巡撫探進本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錄是書皆辨正名物訓詁以補傳箋諸說之遺如詩譜謂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此則據史記謂維陽為周召之語以陝州為中線而兩分之則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國也證之地理亦可以備一解至於鳥則辨雉鳩之為山禽而非水鳥雀角之角為味詩意言雀實有角鼠實有牙於獸則辨九十其特之語當引爾雅七尺曰特之

文釋之不當以黃牛黑唇釋之駢剛之剛爲牯則以牛脊言之於草則辨萋爲萑葦之屬而非萋蒿薇自爲可食之菜而非不可食之蕨於木則辨詩言樸者實今之柞言柞者實今之櫟榛楛之榛卽詩之所謂樹而非榛栗之榛於蟲則辨斯螽莎雞蟋蟀之各類而非隨時異名之物果羸負螟蛉以食其子而非取以爲子於魚則辨鱸之卽鯉而集傳誤以爲黃魚鮪之似鯉而集傳誤以爲鱠魚於器用則辨集傳訓重校爲兩轡上出軾者之未諳

車制及毛詩傳訓絜爲厯錄厯錄爲紡車交縈之名而集傳增一然字之差於禮制則辨公堂稱觥爲飲酒之序而非如集傳所云豳公之堂裸將之訓爲灌與奠一義而厯詆白虎通灌地降神之謬皆確有依據不爲臆斷其謂猗嗟爲作於魯莊如齊觀社之時指莊娶哀姜而言則據爾雅姊妹之夫曰甥以釋甥字謂無衣爲作於秦哀公則指楚之僭號以釋王字義亦可通惟以葛屨五兩之伍通爲行列之義木瓜木桃木李爲刻木之物菹茶

之茶如塗爲穰草和泥奉璋之璋爲牙璋連下文
六師以爲言未免近鑿至於生民一篇謂姜嫄爲
帝摯妃后稷爲帝摯子平林爲帝摯時諸侯之國
推至見棄之由則疑爲諸侯廢摯立堯之故卽以
不康不寧爲當日情事無論史冊無明文抑與祭
法禘饗郊稷之說異矣四卷之末附以考異一篇
雖未賅備亦足資考證又叶韻辨一篇持論明通
足解諸家之轆轤惟贅以詩譯數條體近詩話殆
猶竟陵鍾惺批評國風之餘習未免自穢其書雖

不作可矣

詩經通義十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國朝朱鶴齡撰鶴齡有尙書埤傳已著錄是書專主
小序而力駁廢序之非所采諸家於漢用毛鄭唐
用孔穎達宋用歐陽修蘇轍呂祖謙嚴粲

國朝用陳啟源其釋音明用陳第

國朝用顧炎武其凡例九條及考定鄭氏詩譜皆具
有條理惟鶴齡學問淹洽往往嗜博好奇愛不能
割故引據繁富而傷於蕪雜者有之亦所謂武庫

之兵利鈍互陳者也要其大致則彬彬矣鶴齡與陳啟源同里據其自序此書蓋與啟源商推而成又稱啟源毛詩稽古編專崇古義此書則參停於今古之間稍稍不同然稽古編中屢稱已見通義茲不具論則二書固相足而成也

毛詩稽古編三十卷

江西按察使王昶家藏本

國朝陳啟源撰啟源字長發吳江人是書成於康熙丁卯卷末自記謂閱十四載凡三易稿乃定前有朱鶴齡序又有康熙辛巳其門人趙嘉稷序鶴齡

作毛詩通義啟源實與之參正然通義兼權衆說啟源此編則訓詁一準諸爾雅篇義一準諸小序而詮釋經旨則一準諸毛傳而鄭箋佐之其名物則多以陸璣疏爲主題曰毛詩明所宗也曰稽古編明爲唐以前專門之學也所辨正者惟朱子集傳爲多歐陽修詩本義呂祖謙讀詩記次之嚴粲詩緝又次之所摛擊者惟劉瑾詩集傳通釋爲甚輔廣詩童子問次之其餘偶然一及率從畧焉前二十四卷依次解經而不載經文但標篇目其無

所論說者則併篇目亦不載其前人論說已明無庸複述者亦置不道次爲總詁五卷分六子目曰舉要曰考異曰正字曰辨物曰數典曰稽疑末爲附錄一卷則統論風雅頌之旨其間堅持漢學不容一語之出入雖未免或有所偏然引據賅博疏証詳明一一皆有本之談蓋明代說經喜騁虛辨國朝諸家始變爲徵實之學以挽頽波古義彬彬於斯爲盛此編尤其最著也至於附錄中西方美人一條牽及雜說盛稱佛教東流始於周代至謂孔

子抑三王卑五帝藐三皇獨歸聖於西方捕魚諸器一條稱廣殺物命恬不知怪非大覺緣果之文莫能救之至謂庖義必不作網罟是則於經義之外橫滋異學非惟宋儒無此說卽漢儒亦豈有是論哉白璧之瑕固不必爲之曲諱矣

詩所八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象已著錄是編大旨不主於訓詁名物而主於推求詩意其推求詩意又主於涵泳文句得其美刺之旨而止亦不旁徵

事迹必求其人以實之又以為西周篇什不應寥寥二南之中亦有文武以後詩風雅之中亦多東遷以前詩故於小序所述姓名多廢不用併其為朱子所取者亦或斥之其間意測者多考證者少如謂有女懷春為祀高禘則附會古義謂有扁斯石扁字從戶從冊古者額書於戶曰扁以石為之亦近於穿鑿字說案戶冊為扁義本說文以石為之則光地之新解在光地所註諸經之中較為次乘然光地邃於經術見理終深其所詮釋多能得與觀羣怨之旨他如鄭

衛之錄淫詩引春秋之書亂臣賊子為之証楚茨以下為幽雅載芟以下為幽頌引幽風之後附鴟鴞諸篇以釋幽雅後有瞻洛諸詩幽頌後有酌桓諸詩之疑其言皆明白切實足闡朱子未盡之義亦非近代講章揣骨聽聲者所可及也

毛詩寫官記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皆自記其說詩之語凡一百八十八條取漢書藝文志武帝置寫書之官語為名自序謂依汝南太守聽寫

官言詩憶而錄之蓋寓名以爲問答猶之或問焉耳案奇齡自述早年著毛詩續傳三十八卷其稿已失後乃就所記憶者作國風省篇詩札及此書其門人所述經例則云早刻詩說於淮安未能刊正又李塉所作序目云嘗以詩義質之先生先生曰予所傳諸詩有未能改者數端如以十畝之間爲淫奔以鳴鴉爲避居於東以封康叔爲武王以有郃家室爲太姜瑯琊之駘凡此皆惑也據此則此中之誤奇齡固自知之但所自知者猶未盡耳

然其書雖好爲異說而徵引詳博亦不無補於考證瑕瑜並見在讀者擇之而已

詩札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旣作毛詩寫官記復託與寫官以札問訊而寫官答之之詞以成此書凡八十四條第二卷首有其門人所記云此西河少時所作故其立說有暮年論辨所不合者其間校韻數則尤所矛盾行世旣久不便更易云云據此則其中多非定論其門人亦不諱之然奇齡學本淵博名

物詁訓頗有所長必盡廢之亦非平允之道毛韓
異義齊魯殊文漢代耑門已不限以一說兼收並
蓄固亦說經家所旁採矣

詩傳詩說駁義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明嘉靖中鄞人豐坊作魯詩世學一
書往往自出新義得解於舊註之外恐其說之不
信遂託言家有魯詩爲其遠祖稷所傳一爲子貢
詩傳一爲申培詩說並列所作世學中厥後郭子
章傳刻二書自稱得黃佐所藏秘閣石本於是二

書乃單行明代說詩諸家以其言往往近理多採
用之遂盛傳於時奇齡因其託名於古乃引證諸
書以糾之夫易傳託之子夏書傳託之孔安國其
說之可取者皆行於世至其源流授受則說經之
家務核其真奇齡是書不以其說爲可廢而於依
託之處則一一辨之亦可謂持平之論矣

續詩傳鳥名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作毛詩續傳以遭亂避讐佚之
後從隣人吳氏子得卷末鳥名一卷與其門人莫

春園張文蘆共葺綴之衍爲三卷大意在續毛詩而正朱傳每條皆先列集傳之文於前而一一辨其得失考訓釋毛詩草木蟲魚者自吳陸璣以後作者實繁朱子作詩集傳大旨在發明美刺之旨而名物訓詁則其所畧奇齡此書則惟以考証爲主故其說較詳惟恃其博辨往往於朱傳多所吹求而所言亦不免於疎舛如奇齡所作毛詩省篇旣以齊風雞鳴爲讒人此書又用舊說爲賢妃之告且前後時相矛盾鷓鴣之名桃蟲猶竊脂之名

桑扈原不因木而名乃謂所棲所食俱不在桃以喙銳如錐專剖葦中蟲食之謂之掏蟲掏桃字通尤杜撰無理至於解睨睨黃鳥用毛萇舊訓於義本長乃謂鷺字從二目一八其二目離之二目一八者良八之喙又謂鶯字從火目離爲目日本離火尚書洪範伏傳以五事之目屬五行之火鶯首之戴兩火卽鷺之戴兩目此雖王安石之字說不穿鑿至此矣然大致引證賅洽頗多有據錄而存之以廣考訂固不害於多識之義爾

詩識名解十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姚炳撰炳字彥暉錢塘人自多識之訓傳自孔門爾雅一書訓詁名物畧備厥後諸儒纂述日久多佚惟陸璣之疏尚有裒輯重編之本自宋蔡卞以來皆因璣書而輾轉增損者也此書亦以鳥獸草木分列四門故以多識為名其稍異諸家者兼以推尋文義頗及作詩之意爾然孔子言鳥獸草木本括舉大凡譬如史備四時不妨以春秋互見炳乃因此一語遂不載蟲魚未免近高叟之固其

中考証辨駁往往失之蔓衍如辨麟麀二物義本說文尙有關於訓詁至於鳳凰神物世所罕睹而連篇累牘辨其形狀之異同則與經義無關矣又詩中八鸞和鸞之類本為鈴屬非鸞鳥之鸞而列之鳥部然則車之伏兔將入獸部乎是皆愛奇嗜博故有此弊然核其大致可取者多固宜畧其蕪雜採其菁英焉

詩傳名物輯覽十二卷 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大章撰大章字仲夔號兩山黃岡人康熙戊

辰進士改庶吉士以母老乞歸其於毛詩用功頗深所作集覽本百卷凡三易稿而後成此乃其摘錄付梓之本凡鳥二卷獸二卷蟲豸一卷鱗介一卷草四卷木二卷蓋尤其生平精力所注也其中體例之未合者如釋鶉之奔奔則莊子之鶉居列子之性變以及朱鳥爲鶉首子夏衣若懸鶉之類無所不引釋雞棲于埭則列子之木雞呂氏春秋之雞跖漢官儀之長鳴雞亦無不備載皆體近類書深乖說經之旨又每條首錄集傳大意以紫陽

爲主故如鄂不韡韡則取豈不光明之義而駁鄂作萋不作跗之說以爲不煩改字亦過於偏執至如載宋太宗賜耶律休哥旗鼓杓窰印則以遼事誤作宋事尤爲乖舛然其徵引旣衆可資博覽雖精核不足而繁富有餘固未始非讀詩者多識之一助也

詩說三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惠周惕撰周惕字元龍長洲人康熙辛未進士由庶吉士改密雲縣知縣惠氏三世以經學著周

惕其創始者也是書於毛傳鄭箋朱傳無所專主
多自以已意考證其大旨謂大小雅以音別不以
政別謂正雅變雅美刺錯陳不必分六月以上爲
正六月以下爲變文王以下爲正民勞以下爲變
謂二南二十六篇皆擬爲房中之樂不必泥其所
指何人謂周召之分鄭箋誤以爲文王謂天子諸
侯均得有頌魯頌非僭其言皆有依據至謂頌兼
美刺義通於誦則其說未安考鄭康成注儀禮正
歌備句曰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間歌三終合

樂三終爲一備核以經文無歌後更誦及一歌一
誦之節其周禮瞽矇職曰諷誦詩鄭註謂闇讀之
不依永也則歌誦是兩事知頌誦亦爲兩事周惕
合之非矣又謂證以國策禮無歸寧之文訓歸寧
父母爲無父母遺羅之義考歸寧文見左傳於禮
經必有所承何休註公羊傳稱諸侯夫人尊重既
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惟士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
寧此文當必有所受曲禮曰女子許嫁纓非有大
故不八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

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其文承上許嫁而言則已嫁而反是則歸寧之明證不得曰禮無文矣然其餘類皆引据確實樹義深切與枵腹說經徒以臆見決是非者固有殊焉

詩經劄記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楊名時撰名時有周易劄記已著錄是編乃其讀詩所記大抵以李光地詩所爲宗而斟酌於小序朱傳之間其論關雎從小序求賢之說最爲明允其論鄭風不盡淫詩而聖人亦兼存淫詩以示

戒論亦持平而謂鄭聲卽鄭詩力駁鄭樵之說則殊不然淫詩可存以示戒未有以當放之淫聲被之管絃可以示戒者也至詩所論季札觀樂所陳皆西周之詩非東遷以後之詩名時據變風終於陳靈在宣公十年至襄公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已越五十五年又引左傳卿大夫所賦以見東遷以後之詩列國具備其文絕不回護其師說可謂破除講學家門戶之見又十月之交一篇謂辛卯日食則云應問於知歷者殷武一章於朱子始

祔而祭之說則云更宜考訂亦不强不知以為知
 惟二雅諸篇頗有臆斷然如論國語弔二叔之不
 咸引富辰所云封建親戚以藩屏周者首舉管蔡
 邠霍知二叔不為管蔡引禮記月三五而盈證三
 五在東引周禮祭天地三辰皆有奉璋之禮辨朱
 傳之專指宗廟引月令節嗜慾及集韻嗜字注解
 上帝耆之引大司樂享先妣之文在享先祖之上
 證大雅魯頌所以止稱姜嫄引儀禮下管新宮在
 宣王之前證新宮非斯干亦皆具有考據於其師

說可謂有所發明矣

讀詩質疑三十一卷附錄十五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嚴虞惇撰虞惇字寶成常熟人康熙丁丑進士
 官至太僕寺少卿是編乃其孫湖南驛鹽道有禧
 所刊乾隆十二年經進

御覽首為列國世譜次國風世表次詩指舉要次讀詩
 綱領次刪次次六藝次大小序次詩樂次章句音
 韻次訓詁傳授次經傳逸詩次三家遺說次經傳
 雜說次詩韻正音次經文考異每一類為一卷皆

附錄編首不入卷次其正經則國風爲十五卷小雅爲八卷大雅爲三卷而每卷析一子卷頌爲五卷大旨以小序爲宗而參以集傳其從序者十之七八從集傳者十之二三亦有二家皆不從而虞惇自爲說者每篇之首自爲序文及諸家論序之說每章之下各疏字義篇末乃總論其大旨與去取諸說之故皆以推求詩意爲主頗畧於名物訓詁亦不甚引據考證如墨子稱文王舉閔天太顛於且網中授之政西土服墨子在春秋戰國之間

當及聞古義而虞惇以爲附會免且之詩至左傳稱祭仲有寵於莊公所謂寵者信任顯榮之意故楚靈王對申無字自稱盜有寵也虞惇因此一字指祭仲爲安陵龍陽之流以山有扶蘇之狡童當之謂仲爲卿而詩人醜其進身之始此不更附會乎又申培詩說出自豐坊其中多剽朱傳之義而虞惇反謂朱傳多引申培亦殊失考然大致皆平心靜氣玩味研求於毛朱兩家擇長棄短非惟不存門戶之心亦併不涉調停之見核其所得乃較

諸家爲多焉

毛詩類釋二十一卷續編三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顧棟高撰棟高有尚書釋疑已著錄是編成於乾隆壬申序文案語皆稱臣蓋擬進之本凡分二十一類其序中抒所自得者如於釋地理知邶鄘衛乃三地名非三國名於釋山知崧高維岳乃吳岳非中岳於釋水知吉日之漆沮非綿詩潛頌之漆沮於釋時令知公劉已先以建子爲正於釋祭祀知禘饗明堂俱周公創舉於釋官職知司徒司空司馬皆在周官以前於釋兵器知古甲皆用革於釋宮室知君子陽陽乃伶官之詩非婦人所作於釋草知麻有二種於釋鳥知桑扈亦有二種於釋馬知衛風駉牝魯頌牡馬皆以備兵事司馬法馬牛車乘俱出於民乃王莽僞託之文今考其書禘及大享明堂一條司徒司空司馬一條皆與序文不相應未喻何故其邶鄘衛一條爲顧炎武說崧高一條爲閻若璩說漆沮一條爲許謙說公劉用子正一條爲毛亨說古甲用革一條爲陳祥道

說麻有二種一條爲蔡卞說桑扈二種一條爲陸佃說丘甸不出車馬一條爲李廉說惟君子陽陽一條以楚茨之文證小序自出新意耳然諸家說詩中名物多泛濫以炫博此書則採錄舊說頗爲謹嚴又往往因以發明經義與但徵故實體同類書者有殊於說詩亦不爲無裨也其續編三卷則成於乾隆癸酉取爾雅釋詁釋言釋訓之文有關於詩者摘而錄之亦畧爲疏解蓋訓詁名物相輔而行之義以爾雅校之尚缺之匹也言戒也二條

或繕稿時偶脫誤歟

詩疑辨證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黃中松撰中松字仲嚴上海人是書主於考訂名物折衷諸說之是非故以辨證爲名其中亦瑕瑜互見如古說睢鳩爲雕類鄭樵及朱子則以爲鳧類左傳云睢鳩司馬也馮復京引朱傳云江淮所有當年恐未入詩人之目已爲定論至爾雅云睢鳩王鳩郭註雕類今江東呼之爲鷓好在江渚山邊食魚爾雅又云陽鳥白鷺郭註似鷹尾上白

是則一鳥明矣乃揚雄許慎皆以白鶩釋雉鳩是
慎也中松並存其說未免兩岐黍稷一條獨載雷
禮黍貴稷賤黍早稷晚之說按后稷以官名社稷
以壇名稷爲五穀之長諸書皆然稷未嘗賤也月
令以稷爲首種尚書緯云春鳥星昏中以種稷夏
火星昏中以種黍是稷亦非晚也中松乃取其說
又引家語之文以廢羣議不知家語王肅僞撰不
足據也韓奕之梁山韓城王應麟兩存舊說而其
意以在晉爲主中松本王肅之說謂皆在燕持論

自確而又疑梁山在晉地且不明乾州之梁山與
在夏陽者本一山綿亘孔疏最明乃用胡渭雍州
有二梁山之說並疑梁山宮爲三梁山則支離繳
繞弊亦與應麟等矣應田不取鄭箋田當作棘聲
轉字誤之說按陳之爲田此聲轉也棘之變陳此
字誤也中松徒疑棘非引而曰讀爲引以爲費力
不知棘與艸同說文解字曰艸擊小鼓引樂聲也
其文甚明何足爲疑乎至全書之中考正訛謬校
定異同其言多有依據在近人中猶可謂留心考

證者焉

三家詩拾遺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范家相撰家相字蘅洲會稽人乾隆甲戌進士官至柳州府知府漢代傳詩者四家隋書經籍志稱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惟韓詩存宋修太平御覽多引韓詩崇文總目亦著錄劉安世晁說之尙時時述其遺說而南渡儒者不復論及知亡於政和建炎間也自鄭樵以後說詩者務立新義以摺擊漢儒爲能三家之遺文遂散佚而不可復

問王應麟於咸淳之末始掇拾殘賸輯爲詩考三卷然創始難工多所挂漏又增掇逸詩篇目雜採諸子依託之說亦頗少持擇家相是編因王氏之書重加裒益而少變其體例首爲古文考異次爲古逸詩次以三百篇爲綱而三家佚說一一併見較王氏所錄以三家各自爲篇者亦較易循覽惟其以三家詩拾遺爲名則古文考異不盡三家之文者自宜附錄其逸詩不繫於三家者自宜芟除乃一例收入未免失於貪多且冠於篇端使開卷

卽名實相乖尤非體例其中如張超稱關雎爲畢
公作一條說見超所作誚蔡邕青衣賦非超別有
解經之說而但據詩補傳所載泛稱張超云云並
不錄其賦語蒐采亦間有未周然較王氏之書則
詳贍遠矣近時嚴虞惇作詩經質疑內有三家遺
說一篇又惠棟九經古義余蕭客古經解鈞沈於
三家亦均有採綴論其駭備亦尙不及是編也

詩潘二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范家相撰是編乃其釋詩之說家相之學源出

蕭山毛奇齡奇齡之說經引證浩博喜於詰駁其
攻擊先儒最甚而盛氣所激出爾反爾其受攻擊
亦最甚家相有戒於斯故持論一出於和平不敢
放言高論其作是書大旨斟酌於小序朱傳之間
而斷以己意首爲總論三十篇以下依次詮說皆
不載經文但著篇目其先儒舊說無可置辨者則
併篇目亦不著之今核其所言短長互見如謂卷
耳爲文王在羗里后妃遣使臣之作謂中谷有蕓
爲憐申后謂褰裳爲在晉楚爭鄭之時謂丰爲男

親迎而女不從謂敝笱爲歎王綱廢弛謂采芩爲
申生而作謂采薇爲文王伐獫狁謂沔水爲宣王
信讒皆以意揣度絕無確證然如總論第十四條
力破黍離降爲國風之說謂太史不採風王朝無
掌故諸侯之國史亦不紀錄以進葢四詩俱亡非
獨雅也詩亡而諷諭彰輝之道廢是以春秋作焉
此與孟子迹熄之說深有發明第十五條謂三百
五篇之韻叶之而不諧者其故有三列國之方音
不同一也古人一字每兼數音而字音傳訛已久

非可執一以諧聲二也詩必歌而後出每以餘音
相諧自歌詩之法不傳而餘音莫辨三也此亦足
解顧炎武毛奇齡二家之闕其解采芩篇謂被之
僮僮爲夫人齋居之首服而歷引周禮內司服玉
藻及聶氏三禮圖以証之葢被者所以配祿衣今
據聶氏謂婦人之祿衣因男子之元端又玉藻云
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齋冠也則知夫人服被爲齋
夫人齋於正寢旣不可如祭之服副禕又不可服
告桑之編故服燕寢朝君之被此說爲前人所未

及其解楚茨信南山諸篇尤爲詳晰如南東其畝
及中田有廬之類於溝洫田制成依據確鑿不同
附會在近代說詩之家猶可謂瑜不掩瑕瑕不掩
瑜者也

詩序補義二十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姜炳璋撰炳璋字石貞號白巖象山人乾隆甲
戌進士官石泉縣知縣是編以詩序首句爲國史
所傳如蘇轍之例但轍於首句下申明之語竟刪
除不論炳璋則存其原文於首句中離一字書之

而一一訂其疎舛例又小殊蓋參用朱子詩序辨
說之義以通貫兩家也其論江有沱謂古者嫡媵
並行無待年於國之禮然春秋伯姬歸紀叔姬歸
鄫實非一年之事未可斷其必無論魯頌謂用天
子禮樂自吉禘莊公始見於經斷以爲僭自僖公
然呂覽史角之事雖出雜說而考仲子之宮初獻
六羽註謂前此用八故曰初獻是已在隱公先矣
是過於考證轉失之眉睫之前他如論野有死麇
以龙吠爲喻人之類亦失經旨要其恪守先儒語

必有據而於廢序諸家亦置而不爭不可不謂篤實近裏之學也其綱領有云有詩人之意有編詩之意如雄雉爲婦人思君子凱風爲七子自責是詩人之意也雄雉爲刺宣公凱風爲美孝子是編詩之意也朱子順文立義大抵以詩人之意爲是詩之旨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則以編詩之意爲一篇之要尤可謂解結之論矣

虞東學詩十二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鎮撰鎮字備九號古湫常熟人常熟古海虞

地鎮居城東故又自號曰虞東乾隆甲戌進士官至宗人府主事是書大旨以講學諸家尊集傳而抑小序博古諸家又申小序而疑集傳構釁者四五百年迄無定論故作是編調停兩家之說以解其紛所徵引凡數十家而歐陽修蘇轍呂祖謙嚴粲四家所取爲多雖鎔鑄羣言自爲疏解而義本某人必於句下註其所出又集傳多闡明義理於名物訓詁聲音之學皆在所略鎮於是數端亦一一考證具有根柢蓋於漢學宋學之間能斟酌以

金定四庫全書卷一百一十一詩類二
得其平書雖晚出於讀詩者不爲無裨也

案諸經之中惟詩文義易明亦惟詩辨爭最甚蓋詩無達詁各隨所主之門戶均有一說之可通也今核定諸家始於詩序辨說以著起釁之由終以是編以破除朋黨之見凡以俾說是經者化其邀名求勝之私而已矣是編錄此門之旨也

附錄

韓詩外傳十卷

通行本

漢韓嬰撰嬰燕人文帝時爲博士武帝時至常山太傅漢書藝文志有韓故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歲久散佚惟韓故二十二卷新唐書尙著錄故劉安世稱嘗讀韓詩雨無正篇然歐陽修已稱今但存其外傳則北宋之時士大夫已有見有不見范處義作詩補傳在紹興中已不信劉安世得見韓詩則亡在南北宋間矣惟此外傳至今尙存然自隋志以後卽較漢志多四卷蓋後人所分也其書雜引古事古語證以

詩詞與經義不相比附故曰外傳所采多與周秦諸子相出入班固論三家之詩稱其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殆卽指此類歟中間阿谷處女一事洪邁容齋隨筆已議之他如稱彭祖名並堯禹稱長生久視稱天變不足畏稱詔用干戚稱舜兼二女爲非稱荊蒯芮僕不恆其德語皆有疵謂柳下惠殺身以成信謂孔子稱御說恤民謂舜生於鳴條一章爲孔子語謂輪扁對楚成王謂冉有稱吳楚燕代伐秦王皆非事實顏淵子貢子路言

志事與申鳴死白公之難事皆一條而先後重見亦失簡汰然其中引荀卿非十二子一篇刪去子思孟子二條惟存十子其去取特爲有識又繭絲卵雛之喻董仲舒取之爲繁露君羣王往之訓班固取之爲白虎通精理名言往往而有不必盡以訓詁繩也是書之例每條必引詩詞而未引詩者二十八條又吾與汝一條起無所因均疑有闕文李善注文選引其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者七十餘家事及漢臯二女事今本皆無之疑並有脫

簡至藝文類聚引雪花六出之類多涉訓詁則疑
爲內傳之文傳寫偶誤董斯張盡以爲外傳所佚
又似不然矣

案漢志韓詩外傳入詩類蓋與內傳連類及
之王世貞稱外傳引詩以證事非引事以明
詩其說至確今內傳解詩之說已亡則外傳
已無關於詩義徒以時代在毛萇以前遂列
爲古來說詩之冠使讀詩者開卷之初卽不
見本旨於理殊爲未協以其舍詩類以外無

可附麗今從易緯尙書大傳之例亦別綴於
末簡

右詩類六十二部九百四十一卷附錄一部十卷皆
文淵閣著錄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七

經部十七

詩類存目一

詩說一卷 內府藏本

宋張耒撰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登進士第元祐中官至起居舍人紹聖中謫監黃州酒稅徽宗召為太常寺卿坐元祐黨復貶房州別駕黃州安置尋得自便居於陳州主管崇福宮卒事迹具宋史文苑傳是書本載柯山集中納喇性德以其集不

甚傳因刻之通志堂經解中凡十二條如抑篇慎爾出話一條蓋為蘇軾烏臺詩案而發卷阿篇爾土宇取章一條蓋為熙河之役而發餘亦多借抒熙寧時事不必盡與經義比附也

詩論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宋程大昌撰大昌有易原已著錄是書本載大昌考古編中故宋志不列其名朱彝尊經義考始別立標題謂之詩議曹溶學海類編則作詩論江南通志則作毛詩辨正考原本實作詩論則曹溶本

是也又曹溶本作十八篇而彝尊引陸元輔之言謂程氏詩議十七篇一論古有二南而無國風之名二論南雅頌為樂詩諸國為徒詩三論南雅頌之為樂無疑四論四始品目五論國風之名出於左荀六證左荀創標風名之悞七論逸詩有豳雅豳頌而無豳風以證風不得抗雅八論豳詩非七月九辨詩序不出子夏十辨小序綴詩出於衛宏十一辨詩序不可廢十二據季札序詩篇次知無風名

案此篇為改定毛詩標題元輔此語未明

十三論毛詩有古序所

以勝於三家十四論採詩序詩因乎其地十五論

南爲樂名十六論關雎爲文王詩

案此解周道闕而關雎作一語

非論文王元輔此語亦未明

十七論詩樂及商魯二頌乃併末

兩篇爲一考原本亦作十七篇元輔之言不爲無

據然詳其文意論詩樂與論商魯頌了不相屬似

考古編刻本悞合曹本分之亦非無見也其大旨

謂國風之名出漢儒之附會其說甚辨惟左傳風

有采繫采蘋語荀子風之所以爲風語不出漢儒

無可指駁則以左氏爲秦人風字出於臆說謂荀

子之學出於仲弓仲弓非商賜可與言詩之比故

荀子所傳亦爲臆說近時蕭山毛奇齡據樂記正

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表記引詩我躬不閱遑

恤我後又引詩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皆稱國風以

駁詰大昌不知大昌之意惟在求勝於漢儒原不

計經義之合否卽引樂記表記以詰之亦不難以

戴記四十九篇指爲漢儒附會也觀其於左氏所

言季札觀樂合於已說者則以傳文爲可信所言

風有采繫采蘋不合已說者則又以傳文爲不可

信顛倒任意務便已私是尚可與口舌爭乎且卽所謂可據者言之十五國風同謂之周樂南雅頌亦同謂之歌不云南雅頌奏樂國風徒歌也豈此傳又半可據半不可據乎傳又稱金奏肆夏之三工歌鹿鳴之三亦將謂頌入樂雅徒歌乎是與所引孔子正樂但言雅頌不言風而忘其亦不言南者同一不充其類而已矣

詩疑二卷

內府藏本

宋王柏撰柏有書疑已著錄書疑雖頗有竄亂尚

未敢刪削經文此書則攻駁毛鄭不已併本經而攻駁之攻駁本經不已又併本經而刪削之其以行露首章爲亂入據列女傳爲說猶有所本也以小弁無逝我梁四句爲漢儒所妄補猶曰其詞與谷風相同似乎移掇也以下泉末章爲錯簡謂與上三章不類猶著其疑也至於召南刪野有死麕邶風刪靜女鄘風刪桑中衛風刪氓有狐王風刪大車丘中有麻鄭風刪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籥兮狡童褰裳東門之墀丰風雨子衿

野有蔓草溱洧秦風蒹葭齊風邶風蒹葭東方之日唐

風刪綢繆葛生陳風刪東門之池東門之枌東門

之楊防有鵲巢月出株林澤陂凡三十二篇

案書中所

列之目實止三十一篇

疑傳刻者脫其一篇

又曰小雅中凡雜以怨誚

之語可謂不雅予今歸之王風且使小雅粲然整

潔其所移之篇目雖未具列其降雅爲風已明言

之矣又曰桑中當日采唐權輿當日夏屋大東當

曰小東則併篇名改之矣此自有六籍以來第一

怪變之事也柏亦自知詆斥聖經爲公論所不許

乃託詞於漢儒之竄入夫漢儒各尊師說字句或

有異同至篇數則傳授昭然其增減一一可考如

易雜卦傳爲河內女子壞老屋所得書出伏生者

二十九篇孔安國以孔壁古文增十六篇而秦誓

三篇亦爲河內女子所續得舜典首二十八字爲

姚方興所上周禮考工記爲河間獻王所補具有

明文下至左傳增其處者爲劉氏一句秦穆姬登

臺履薪一段先儒亦具有記載惟詩不言有所增

加安得指國風三十二篇爲漢儒竄入也王弼之

易杜預之左傳以傳附經離其章句鄭元禮記目錄與劉向別錄不同亦咸有舊說惟詩不言有所更易安得謂王風之詩竟移入小雅也且春秋有三家可以互考故公羊經文增孔子生一條而左傳無詩有四家亦可以互考故三家般詩多於釋思一句毛詩無之見經典釋文毛詩都人士有首章而三家無之見禮記緇衣注卽韓詩雨無正多雨無其極二句宋人亦尚能道之見元城語錄一句一字之損益卽彼此參差昭昭乎不能掩也此

三十一篇之竄入如在四家旣分以後則齊增者魯未必增魯增者韓未必增韓增者毛未必增斷不能如是之畫一如在四家未分以前則爲孔門之舊本確矣柏何人斯敢奮筆而進退孔子哉至於謂碩人第二章形容莊姜之色太褻秦風黃鳥乃淺識之人所作則更直排刪定之失不復託詞於漢儒尤爲恣肆陳振孫書錄解題載陳鵬飛作詩解二十卷不解商頌魯頌以爲商頌當闕魯頌當廢其說已妄猶未如柏之竟刪也後人乃以柏

嘗師何基基師黃榦榦師朱子相距不過三傳遂併此書亦莫敢異議是門戶之見非天下之公義也

毛詩正變指南圖六卷

兩淮鹽政探進本

是書為明末陳重光所刻前有李雯序謂其書為宋人未竟之本故詳於大而畧於小今考卷首列漢迄宋諸儒訓故圖譜音訓之目頗叢雜無次第一卷全錄小序首句二卷作詩次序皆本鄭氏詩譜三卷世次四卷族譜五六卷雜釋名物俱為簡

畧惟五卷釋刻漏稍詳其義例淺陋不似古人著作且亦別無佐證疑即重光自輯而託之舊本也重光字瑞義華亭人

詩義斷法五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首有建安日新書堂刊行字又有至正丙戌字蓋元時所刻朱彝尊經義考載宋謝叔孫詩義斷法不列卷數注引江西通志曰叔孫南城人舉進士官翰林編修又載詩義斷法一卷不著名氏注曰見棗竹堂書目並云已佚此本

五卷與後一部一卷之數不符其叔孫之書歟首有自序詞極鄙俚殆不成文卷前冠以作義之法分總論冒題原題講題結題五則次爲學詩入門須知次爲先儒格言次爲總論六義皆剽竊陳言不出兔園冊子又書中但列擬題於經文刊削十七始於鄘風之干旄不知何取蓋揣摩弋取之書本不爲解經而作也

國風尊經一卷

編修朱筠家藏本

舊本題明陶宗儀撰宗儀字九成黃巖人元末舉

進士不中卽棄去累辭辟舉洪武中乃出爲教官事迹具明史文苑傳是書前有宗儀自序案孫作滄螺集有陶九成小傳備列其生平著述無此書名明史藝文志及朱彝尊經義考皆不著錄其書多用字說如序中解大小雅云雅知風者也故名相風解君子好逖云逖從求從行謂行而求之也解參差荇菜云荇從草從行謂草生水中而東西行者也解左右芼之云芼從草從毛言以菜加於食物之上如毛之附麗於外解螽斯羽云螽從冬

從虫蓋子產於冬而生於春也解招招舟子云招
從手從召謂舉手召也解簡兮云竹間爲簡言衆
工來會如竹之稠密也解隰有苓云未知何草然
從草從令草之善者解終窶且貧之窶從穴從婁
謂上下皆空也貧從分從貝謂所有輒散也解靜
女其姝云姝女顏之若朱者解中菁之言云菁之
爲文有材木從橫層累增高之義中菁當國之中
而搆者則君之居也其穿鑿不通不可枚舉其最
謬者如謂桑中爲關雎之遺是以淫女擬聖后也

謂人之無良我以為兄兄者長也居上爲民長也
毛氏以爲君之兄者非也自古以來有稱君爲兄
者乎宗儀亦何至於此核其詞氣似明萬厯以後
人蓋贗託也惟卷耳葛覃二詩其說似近情理然
以國策觸讟之語證古者諸侯之女無歸寧之禮
則又不然息媯歸寧而過蔡獻舞止享而召兵其
事具在左傳安得謂其必無以觸讟之言疑古禮
是猶以華督日逆一事疑古婦人無出必蔽面之
禮以崔杼見棠姜一事疑古婦人無幃哭之禮以

陶嬰中夜悲鳴一語疑古寡婦無不夜哭之禮也
豈通論乎原目自周南至曹風惟無豳風此本僅
至衛風而止蓋佚其半然如此妄謬之書佚亦正
不足惜耳

毛詩說序六卷

浙江朱彝尊家
曝書亭藏本

明呂柟撰柟有周易說翼已著錄是書以小序爲
主而設爲門人問答以明之每章標舉大意主於
疏通毛義而止其諸說之異同皆不置辨其名物
訓詁亦皆弗詳猶說詩家之簡嚴者但疏解未免

太略此本傳寫訛脫不可解處尤多

毛詩或問一卷

通行本

明袁仁撰仁有砭蔡編已著錄是編大旨主於伸
小序抑集傳設爲問答以明之所說止於魯頌疑
佚其末數頁也其自序詆徐禎卿孫鍾元於毛詩
訓詁之外不能措一詞而謂他經可理測而詩則
不落理路他經可意會而詩則不涉意想三千在
門獨許商賜可與言詩以其各有悟門又詆朱子
解詩如盲人捫象而自謂其說言思莫及理解俱

融不知我之爲古人古人之爲我其言甚誕今觀其書一知半解時亦有之然所執者乃嚴羽詩話不涉理路不落言詮純取妙悟之說以是說漢魏之詩尙且不可況於持以解經乎

魯詩世學三十二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豐坊撰坊有古易世學已著錄是編首列子貢詩傳詭云石本次列詩序而以正音託之宋豐稷以續音託之豐慶以補音託之豐耘以正說託之豐熙譎稱祖父所傳而自爲之考補故曰世學又

附以門人何昆之續考共爲一書實則坊一人所撰也其書變亂經文詆排舊說極爲妄誕朱彝尊經義考辨之甚詳而康熙中禮部侍郎平湖陸棻乃尊信其中三年之喪必三十六月之說遭憂家居已閱二十七月猶不出補官其門人邱嘉穗載之東山草堂邇言中以爲美談不知此唐王元感之論當時已爲議者所駁載於舊唐書中非古義也則僞書之貽害於經術者甚矣

詩傳一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曰子貢撰實明豐坊所作明史坊本傳稱坊爲十三經訓詁類多穿鑿世所傳子貢詩傳卽坊編本者是也其說升魯於邶鄘之前降鄭於鄘曹之後大雅小雅各分爲三曰續曰傳皆與所作申培詩說同二書皆以古篆刻之不知漢代傳經悉用隸書故孔壁蝌蚪世不能辨謂之古文安得獨此二書參用籀體郭子章李維禎皆爲傳刻釋文何鏗收入漢魏叢書毛晉收入津逮秘書并以爲曾見宋搨皆謬妄也

詩說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曰申培撰亦明豐坊僞作也何楷詩世本古義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毛奇齡詩傳詩說駁義皆力斥之今考漢書杜欽傳稱佩玉晏鳴關雎嘆之後漢書楊賜傳稱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注皆稱魯詩而此傳仍訓爲太姒思淑女又坊記注引先君之思以勗寡人爲衛定姜之作釋文曰此是魯詩而此仍爲莊姜送戴嬀培傳魯詩乃用毛傳乎其僞妄不待問矣

詩傳纂義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倪復撰復字汝新鄞縣人茲編不載經文惟於有所發明者標其篇名所說多襲前人或全錄之而不言所本其自出新意者如謂皇華四牡通為射饗樂歌之類於古皆無所考證

張氏說詩一卷

江蘇周厚培家藏本

明張廷臣撰廷臣字元忠崑山人嘉靖戊子舉人是編題婁上編甲之已蓋其全集之一種也大旨謂詩序有所傳授不應盡廢持論甚正而其所推

闡則以意斷制者多

讀風臆評

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戴君恩撰君恩字仲甫長沙人嘉靖癸丑進士官巴縣知縣是書取國風加以評語又節錄朱傳於每篇之後烏程閔齊伋以朱墨板印行之纖巧佻仄已漸開竟陵之門徑其於經義固了不相關也

詩經正義二十七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許天贈撰天贈字德天黟縣人嘉靖乙丑進士

官至山東布政使叅政是書不載經文但標章名
節目附以已說頗為舛陋如於采蘋章云大夫妻
講中不可說出此就說詩者言非詩人口氣書中
大率如此蓋全為時文言之也經學至是而弊極
矣

詩經存固八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葉朝榮撰朝榮字良時福清人大學士向高之
父也隆慶元年恩貢授九江府通判官至養利州
知州是編乃其教授生徒時酌取詩經大全叅以

已意而成後官九江復加改定更作義略一卷總
論十五國及雅頌諸篇大意萬曆四十四年向高
致仕歸復整齊而重刻之前有朝榮自序末附以
向高跋語

詩序解頤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邵弁撰弁字元偉太倉州人隆慶中貢生此書
申朱子詩序辨說之義而又以已意更正之中多
臆論所定小雅世次諸條尤無確據卷末附洛書
辨一篇無所闡發徒事空言又三江旣入震澤底

定辨一篇主中江北江南江之說寥寥數語亦未

暢明也

毛詩多識編七卷

浙閩總督
採進本

明林兆珂撰兆珂字孟鳴莆田人萬曆甲戌進士官至安慶府知府是編本陸璣疏而衍之凡草部二卷木部鳥部獸部蟲部鱗介部各一卷多引鄭樵陸佃羅願之語又兼取豐坊之偽子貢傳偽申培說貪多務博頗乏持擇其凡例稱鳥獸昆蟲草木非三百篇所不載然如龍旂之龍非真龍鸞

鑣之鸞非真鸞而徵引故實累牘連篇此自類書何關經義又如因爾雅苕接余之文遂謂漢之婕妤取義於苕菜其穿鑿抑又甚焉據其凡例尚有外編雜編二書此本無之未知其爲未刻抑爲偶佚也

毛詩原解三十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是書前有讀法一卷大指在駁朱傳改序之非於小序又惟以卷首一句爲據每篇首句增古序曰三字餘文則以

毛公曰別之序或有所難通者輒爲委曲生解未免以經就傳之弊而又立意與集傳相反亦多過當夫小序確有所受而不能全謂之無所附益集傳亦確有所偏而不能全謂之無所發明敬徒以朱子務勝漢儒深文鍛鍊有以激後世之不平遂卽用朱子吹求小序之法以吹求朱子是直以出爾反爾示報復之道耳非解經之正軌也

詩經類考三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沈萬鈞撰萬鈞字玉臺嘉善人萬曆丁酉舉人

官知縣茲編於三百篇所載名物典故分門編錄前有古今論詩考逸詩考音韻考後有風雅頌異同考羣書字異考凡所援據不能盡本經傳故往往不精不詳如天文類釋三五小星引釋名曰星者散也說文曰萬物之精上爲列宿如此之類與經義無涉實爲泛濫又如朝制有大朝覲之朝若韓侯入覲是也又有常朝之朝若雞鳴之詩是也而此書禮制類乃止引曲禮天子當展而立當宁而立及周禮太宰大朝覲會同數則而玉藻朝辨

色始入諸條乃竟遺之如此之類亦多失於考核

毛詩微言二十卷

內府藏本

明張以誠撰以誠字君一華亭人萬曆辛丑進士
第一官翰林院修撰是書雜採舊說無所發明如
豐坊偽詩傳之類皆不辨而濫收之

詩經說通十三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沈守正撰守正字允中號無回錢塘人萬曆癸
卯舉人官國子監博士是編成於萬曆乙卯其說
頗以朱傳廢序爲非然又不甚用古義其所列引

用諸書不過三十六種而以豐坊偽魯詩爲冠又
謂隋志稱韓詩雖存乃其外傳竟不知崇文總目
尚有韓詩持論多茫無考證故所引皆明人影響
之談雖大旨欲以意逆志以破拘牽而純以公安
竟陵之詩派竄入經義遂往往恍惚而無著如解
關雎云所謂憂之喜之者不必泥定文王亦不必
泥定宮人然則究何指也至於以行露野有死麕
爲貞女設言自誓不必定有強娶私誘之事然則
女子待年於室無故而作一誓詞傳播於衆天下

有此情事乎又謂文王之化必無強暴之男子然則堯舜之世亦不當有四凶矣其膠固不解更甚於訓詁之家烏在其能得言外意也

詩經六帖重訂十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徐光啟撰

國朝范方重訂光啟字子先上海人萬曆甲辰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謚文定事迹具明史本傳方字令則如臯人前有方自序謂徐光啟六帖後先錯互爲未定之書爰爲重訂而去其博物一帖其餘

五帖皆移定其次而無所增改五帖者一翼傳二存古三廣義四擊藻六正叶也卷首有光啟韻譜說并例於諸詩皆不載其詞但於有韻之句以白圈爲誌無韻之句以黑圈爲識體例殊爲未善且旣以古音無叶爲全書注意之處乃於圈識之外絕不言其所以然題曰韻譜名實亦復相乖又六帖名始於帖經程大昌演繁露疏解頗明白居易以各類書殊無所取義光啟以名經解爲轉不失其初然以一類爲一帖則又杜撰也

毛詩說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以蘊撰以蘊字仲宣南昌人萬曆己酉舉人
是書成於崇禎癸酉前有以蘊自序大旨謂小序
固陋淺拙詞必徵之事事必實之人往往不得其
義則槩謂之刺君非得卜子夏之傳者又以朱子
集傳袒夾漈而詆毛傳亦未盡孟子說詩之法然
觀編中所言乃似坊選詩集之批語即朱子集傳
亦尚非以蘊所可議無論小序矣

詩經圖史合考二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鍾惺撰惺字伯敬竟陵人萬曆庚戌進士官至
福建提學僉事明史文苑傳附載袁宏道傳中是
書雜考詩之名物典故亦間繪圖故稱圖史合考
然名雖釋經實則隸事如周南桃夭篇首引本草
綱目載桃仁去瘀血桃臬療中惡腹痛一條次引
家語六果桃為下一條次引管子五沃之土宜桃
一條次引鹽鐵論桃實多則歲穰一條次引江淹
桃頌一條次引崑崙山玉桃一條次引唐明皇目
桃為消恨花一條次引酉陽雜俎王母桃一條次

引列仙傳綏山桃一條其文遂畢於經義一字無
關全書所載皆類於此不知其何所取也

毛詩解

無卷數 江蘇周厚培家藏本

明鍾惺撰是編取古人說詩之書卷帙簡少者合
爲一編曰詩序曰詩說曰詩外傳曰讀詩一得曰
山堂詩考曰困學紀詩曰詩地理考曰詩考曰逸
詩曰文獻詩考曰詩傳綱領曰詩識曰讀詩錄曰
印古詩語其中讀詩一得卽黃氏日鈔之一門山
堂詩考卽山堂考索之一門困學紀詩卽困學紀

聞中論詩之語逸詩卽王氏詩考中之逸詩篇名
讀詩錄卽讀書錄中論詩數條詩傳綱領卽詩經
大全之綱領謬陋殆難言狀至申培詩說本僞魯
詩韓詩外傳明標韓字乃題曰毛詩解是尤不足
深責者矣

詩通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陸化熙撰化熙字羽明常熟人萬曆癸丑進士
官至廣西提學僉事是編不載經文止標篇什名
目而發揮其意旨大都依文詮釋尋味於詞氣之

間其自序云朱注所不滿人意者止因忽於所謂
微言託言致變風刺人之語概認為淫變雅近美
之刺卽判為美耳故書中於鄭衛之詩多存小序
卽二雅三頌亦多引序說而又間引鄭箋孔疏以
証之頗異乎株守門戶者但所得不深耳

詩傳闡二十三卷闡餘二卷

浙江吳玉
堉家藏本

明鄒忠允撰忠允字肇敏無錫人萬曆癸丑進士
官至江西按察司副使是書卽豐坊偽詩傳每章
推演其義而於坊偽詩說則深斥其妄一手所造

之書而目為一真一贗此真不可理解之事矣

詩經脈八卷

江蘇周厚
堉家藏本

明魏浣初撰其標題又曰閔非臺先生增補浣初
字仲雪常熟人萬曆丙辰進士官至布政司參政
閔非臺則不知何許人也其書分上下二格如高
頭講章之式下格為浣初原書前列正文後有附
考頗知原本注疏旁及諸家如君子偕老章副笄
六珈毛傳云笄衡蓋述追師追衡笄之文衡垂於
耳笄貫於髮見於追師注疏甚詳浣初引以證朱

傳衡筭一物之誤尚小有考證惟大致拘文牽義
鉤剔字句摹仿語氣不脫時文之習上格爲閔氏
補義則純乎鄉塾之說矣

毛詩發微三十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宋景雲撰景雲字祥禎博興人萬曆己未進士
官至監察御史巡按湖廣其說詩以朱子集傳爲
主亦間採毛傳及他說以參之爲例有三標正字
者衍集傳者也標附字者採他說者也標考字者
釋名物者也然大抵以批點文字之法推求經義

耳

聖門傳詩嫡冢十六卷附錄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凌濛初撰濛初字稚成烏程人是書輯詩序及
毛傳鄭箋又以豐坊詩傳冠各篇之首而互考其
異同以詩序舊稱出子夏詩傳亦稱子夏故以聖
門傳詩嫡冢爲名其末附錄一卷則豐坊所作申
培詩說也

言詩翼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凌濛初撰此編仍列詩傳詩序於每篇之前又

以詩傳詩序次序不同復篆書詩傳冠於篇端而
雜採徐光啟陸化熙魏浣初沈守正鍾惺唐汝諤
六家之評直以選詞遣調造語鍊字諸法論三百
篇每篇又從鍾惺之本加以圈點明人經解真可
謂無所不有矣

詩逆六卷

浙江吳玉
墀家藏本

明凌濛初撰卷首有七月表一篇以其中獨缺三
月乃摘春日載陽至公子同歸蠶月條桑至猗彼
女桑諸事布於二月四月之間標為蠶月殊屬穿

鑿又詩考一篇獨載一御車圖尤為掛漏其所詮
釋亦罕逢奧義

毛詩鳥獸草木考二十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吳雨撰雨自題但稱閩郡人不知隸籍何縣也
是書為其同郡徐爌所編次鳥考三卷獸考三卷
蟲考二卷鱗考一卷草考四卷穀考一卷木考三
卷而以天文考二卷終焉惟不考地理或無以加
於王應麟書故置之歟曹學佺序稱其體本吳仁
傑離騷草木疏又以配陳第毛詩古音考然如雞

金定四庫全書卷一百一十一 詩類存目
本家禽而繁文旁衍鼠原常物而異種橫增駢拇
枝指殊為可已不已視吳陳兩書之精核相去遠
矣

詩經備考二十四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章調鼎撰調鼎字玉鉉富順人是編因鍾惺未
成之本增損成書以攻擊朱子集傳夫集傳排斥
毛鄭固未必盡無遺議先儒亦互有異同然非鍾
惺等所可置議也况又拾惺之餘緒乎

詩牖十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錢天錫撰天錫字公永竟陵人天啟壬戌進士
官至僉都御史是編大抵推敲字義尋求語脈為
程試制藝之計首載馮元颺序謂其書不但存朱
子存毛詩并可以存齊存魯存韓祧衛宏而禰子
夏其功不在鄭孔下亦夸之甚矣

詩經考十八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黃文煥撰文煥字維章永福人天啟乙丑進士
崇禎中由山陽縣知縣擢翰林院編修坐鉤黨與
黃道周同下詔獄後獲釋流寓南都以終是書專

考三百篇中名物典故其凡例有六一曰世系二
曰畿甸三曰人物四曰天時地利五曰兵農禮樂
六曰動植仍以經文篇第爲序各標其目而解之
徵引頗爲繁富惟愛博嗜奇頗傷冗雜其於人物
皆詳具始末成一列傳而又不著其所本尤爲蔓
衍窺其用意似欲與何楷世本古義抗行一時然
不似楷之穿鑿亦不及楷之博洽也

詩經微言合參八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唐汝諤撰汝諤字士雅華亭人天啟中以歲貢

生官常熟縣教諭汝諤初著毛詩微言二十卷繼
復刪汰贅詞標以今名自序謂溯源毛鄭參以讀
詩記及嚴氏詩緝而折衷於朱子今核其書實不
過科舉之學

總泉手學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惟卷首自序有二私印一曰聞性
道字大直一曰明山鑑西薜蘿香弄隱人知爲聞
性道所作序稱吾鄉豐氏則鄞人也序中所稱壬
辰蓋萬曆二十年又稱歲在丁卯則天啟七年其

冊末云己巳手補朱字者則崇禎二年也是書取
豐坊所作子貢詩傳申培詩說二書合爲一編以
篆文與釋文皆出手抄故謂之手學案古文自許
慎所存二百餘字外鐘鼎款識隨人音釋已均在
疑似之間况此二書又出豐坊妄造性道乃珍重
鉤摹之亦好古而不知考古者歟

桂林詩正八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顧懋樊撰懋樊有點易丹已著錄是編成於崇
禎庚辰博采衆說參以己見然多不根之創解如

謂鄭之丰及風雨篇皆齊詩而誤入於鄭丰詩爲
小白適莒國人自悔不送而望其歸之詞風雨詩
以雞鳴失時比齊之昏亂桓公與仲父相乃晦暝
之大際孔子刪詩錄風雨亦猶微管仲之意也如
斯之類不知何據而云然至於笙詩六篇竟以束
皙補亡列入溷亂經文尤爲乖刺矣

詩經注疏大全合纂三十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張溥撰溥字天如太倉人崇禎辛未進士改庶
吉士事跡具明史文苑傳永樂中修詩經大全增

損劉瑾之書懸爲令甲經學於是益荒溥是書雜取注疏及大全合纂成書差愈於科舉之士株守殘匱者然亦抄撮之學無所考證也

詩經偶箋十三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萬時華撰時華字茂先南昌人是編成於崇禎癸酉大旨宗孟子以意逆志之說而掃除訓詁之膠固頗足破腐儒之陋然詩道至大而至深未可
以才士聰明測其涯際況於以竟陵之門徑掉弄
筆墨以一知半解訓詁古經其自序有曰今之君

子知詩之爲經不知詩之爲詩一蔽也謝太傅嘗
問諸從毛詩何句最佳遇以楊柳依依對公所賞
乃在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譚友夏亦言讀詩不能
使國風與雅頌同趣且覺雅頌更於國風有味易
入處便入終是讀書者之病今之君子少此元致
二蔽也云云蓋鍾惺譚元春詩派盛於明末流弊
所極乃至以其法解經詩歸之貽害於學者可謂
酷矣

詩經副墨八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三

明陳組綬纂組綬字伯玉武進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兵部主事是書前列讀書二十四觀次爲通考次爲總論每篇之前皆並列集傳小序之文而以集傳居小序前其每章詮解則循文敷衍而已卷首凡例有曰諸說雖精或於制義未當者吾從宋是其著書之大旨矣

詩志二十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范王孫撰王孫字士文休寧人寄籍錢塘是書乃館於金聲家時所著聲爲序而梓之皆雜採諸

說而成於同時人中多取沈守正說通及陳際泰五經讀顧夢麟說約不甚研求古義也

詩問畧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陳子龍撰子龍字人中一字卧子華亭人崇禎丁丑進士官紹興府推官後魯王以爲兵科給事中事敗被執乘間投水死事迹具明史本傳乾隆四十一年

賜諡忠裕此編乃其讀詩劄記之文曰詩問者取問諸有道之意又所解皆偶標已意隨拈各條非說全

經故謂之畧明史藝文志不著錄見於曹溶學海類編中其說不主朱子集傳亦不甚主毛傳鄭箋大抵因小序而變其說如有女同車序以爲刺忽子龍則以爲美忽以籜兮狡童爲刺祭仲率以意爲解不必有據觀其自序知其學從郝敬人也宜其臆斷矣

詩觸四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賀貽孫撰貽孫字子翼禾川人是書前後無序跋不著作書年月考陳士業筠莊初集有賀子翼

制藝序而凡例中引梅膺祚字彙書中多引鍾惺詩經評亦皆明末之書當卽其人也是書以小序首句爲主而刪其以下之文以爲毛萇衛宏之附益蓋宗蘇轍之例大旨調停於小序朱傳之間作詩之旨多從序詩中文句則多從傳國風多從序雅頌則多從傳每篇先列小序次釋名物次發揮詩意主孟子以意逆志之說每曲求言外之旨故頗勝諸儒之拘腐而其所從入乃在鍾惺詩評故亦往往以後人詩法詁先聖之經不免失之佻巧

所謂楚既失之齊亦未爲得也卷首冠以四論其
第三篇論浮詩第四篇論風刺皆爲有見第二篇
論以意逆志是其全書之根本而涉於掉弄聰明
全書之病卽坐於是第一篇論詩與歌謠謳誦諺
語不同三百篇皆樂章其說甚是而謂漢魏之樂
府宋之詞元之南北曲皆同此列則不盡然無論
宋詞元曲各有宮調其句法之長短音律之平仄
字數之多寡具有定譜不可增減與三百篇迥殊
卽漢魏樂府有倚聲製詞者亦有採詩入樂者觀

郭茂倩樂府所載孰爲本詞孰爲魏樂所奏孰爲
晉樂所奏其增減字句以就聲律者班班可考何
嘗有一定之調亦何嘗田夫販婦一一解音律哉
故三頌者郊祀歌之類也自諧管絃者也二雅十
五國風者相和歌之類也採以被之管絃者也貽
孫所說似是而非蓋迂儒解詩患其視與後世之
詩太遠貽孫解詩又患其視與後世之詩太近耳

鑑湖詩說四卷

江蘇周厚
堉家藏本

明陳元亮撰元亮字寅倩山陰人是書乃鄉塾講

章其凡例有十曰尊經曰從注曰存序曰辨俗曰
標新曰考古曰博物曰章旨曰節解曰集說其所
取裁不出永樂大全諸書

詩經精意

無卷數 江西 巡撫採進本

明詹雲程撰雲程字念庭江西人是編詮釋經文
皆敷衍語氣為時文之用乃塾師訓蒙講章也

詩意

無卷數 兩淮 馬裕家藏本

明劉敬純撰敬純武進人是書大旨宗朱子集傳
雖間採諸家然皆其發明集傳者亦科舉揣摩之

本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八

經部十八

詩類存目二

詩經朱傳翼三十卷

浙江吳玉
墀家藏本

國朝孫承澤撰承澤有尚書集解已著錄承澤初附
東林繼降闖賊終乃入於

國朝自知為當代所輕故末年講學惟假借朱子以
為重獨此編說詩則以小序集傳並列又雜引諸
說之異同窺其大意似以集傳為未愜而又不肯

訟言故顛預摸稜不置論斷紛紜糅亂究莫名其指歸首鼠兩端斯之謂矣

詩說簡正錄十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提橋撰橋字景如號澹如居士河間人前明天啟壬戌進士入

國朝官至刑部侍郎是編以詩經大全諸書卷帙浩博難以披尋因采擇諸說輯為一編名曰簡正錄言其說簡而義正也每篇首列經文次摘採諸家之說融會訓釋又次附以已見皆以通俗之語講

解文義蓋取便於初學而已

詩問一卷 浙江朱彝尊家曝書亭藏本

國朝吳肅公撰肅公字雨若號街南宣城人是書大旨攻朱子詩集傳然亦不甚從小序往往皆臆揣武斷之說其中引世歷紀一條證出車為文王詩又引竹書紀年一條證苑柳為諸侯盟太室詩皆牽附雜說不足據以解經也

詩經傳說取裁十二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國朝張能麟撰能麟字西山順天人順治丁亥進士

官至四川按察使副使其書以豐坊偽詩傳爲主而旁採申培詩說及詩六帖以發明之宗旨先謬其餘亦不足深詰矣

毛詩日箋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秦松齡撰松齡字留仙號對巖無錫人順治乙未進士改庶吉士以江南奏銷案罷歸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官至左春坊左諭德是編以紫陽集傳宗孟子以意逆志之旨多不依小序因取歐蘇王呂程李輔嚴諸家以及明郝敬何楷近時顧炎

武之言互相參核而斷以己意不專主小序亦不專主集傳凡有疑義乃爲疏解亦不盡解全詩故曰日箋王士禎居易錄云秦官諭所輯毛詩日箋所論與余夙昔之見頗同其所採取亦甚簡當然大旨多以意揣之不盡有所考証也

詩經疏畧八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沐撰沐有周易疏畧已著錄其說以小序爲主而亦時有異同大抵調停前人之說而參以臆斷如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旣不用舊說又不用春

秋王姬之說乃訓平為等謂唐棣本不同於桃李而華如桃李王之孫本不齊於侯之子今觀其車服則等王之孫以齊於侯之子以附會序中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之說於經義殊為乖刺亦何取乎宗小序也

詩經比興全義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鍾毅撰鍾毅字遠生華亭人順治中松江府學歲貢生是書據朱子詩傳發明比興之義每詩各標篇名而推求託物抒懷之意前有大意一篇

篇末有云關雎之為求賢菁莪棫樸之為養士此等義非不佳然與集注全異功令所格不敢濫收云云蓋專為科舉作也

詩經惜陰錄二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陰錄已著錄是書前有自記又有小引謂曾請正於李光地陸隴其每卷皆記其起草繕真之年月蓋亦苦志著述者然循文衍說於詩教未得其要領也

白鷺洲主客說詩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初施閏章爲江西叅議延湖廣楊洪才講學於吉安之白鷺洲書院併續招奇齡往奇齡與洪才論詩不合及與閏章同官翰林重錄其向時所講毛詩諸條皆設爲甲乙問答故以主客爲名大旨洪才主朱子淫詩之說而奇齡則謂鄭風無淫詩洪才主朱子笙詩無詞之說而奇齡則謂笙詩之詞亡故是書所論惟此二事夫先王陳詩以觀民風本美刺兼舉以爲法戒旣他事有刺何爲獨不刺淫必以爲鄭

風語語皆淫固非事理必以爲鄭風篇篇皆不淫亦豈事理哉且人心之所趨向形於詠歌不必實有其人其事六朝子夜讀曲諸歌唐人香奩諸集豈果淫者自述其醜亦豈果實見其男女會合代寫其狀不過人心佚蕩相率摹擬形容視爲佳話而讀者因知爲衰世之音推之古人諒亦如是此正採風之微旨亦安得槩以淫者必不自作一語遂謂三百篇內無一淫詩也至於笙詩之說未爲無理然併儀禮而詆爲僞抑又橫矣

國風省篇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皆其避讐出亡之時以意說詩之語後追憶而錄之其初設爲問答故名問答後去其問而存其答以其出於追憶故以省篇爲名凡二十六章所論或据他說或自爲斷制雖間有考證要於詩義未能盡合如以黍離爲念亂以雞鳴爲讒人皆憑臆見而失之也以式微爲黎侯夫人作以衛武公爲殺兄皆據舊說而失之者也至於十畝之間諸篇李塉所作序目已記奇齡自悔之

言矣

詩蘊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書一以朱子集傳爲宗力攻小序至以僞子貢詩傳僞申培詩說同類而譏未免主持太過於近代諸家之說頗取李光地詩所然惟合集傳者始采之稍有異同卽爲所汰至於木瓜諸篇知不能全泯舊說則依違兩可於其間尤不免門戶之見矣

詩經集成三十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趙燦英撰燦英字殿颺武進人是書成於康熙
庚午大旨為揣摩場屋之用故首列朱子集傳次
數衍語氣為申講申講之後為總解全如坊本高
頭講章至總解之後益以近科鄉會試墨卷則益
非說經之體矣

詩經詳說 無卷數 河南 巡撫採進本

國朝冉覲祖撰覲祖有易經詳說已著錄是書以朱
子集傳為主仍採毛鄭孔及宋元以下諸儒之說
附錄於下每章小序與集傳並列蓋欲尊集傳而

又不能盡棄序說欲從小序而又不欲顯悖傳文
故其按語率依文講解往往摸稜間有自出新義
者如鄭風有女同車謂男女同車為必無之事改
為二女同車改溱洧為夫婦偕遊之作又以豳風
伐柯為東人得遂室家之願歸美周公之詞考之
古說又皆無所依據也

詩統說三十二卷 左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黃叔琳撰叔琳有研北易抄已著錄是編雜採
諸家詩說分類抄錄所摭頗為繁富而朱墨縱橫

塗乙未定蓋猶草創之本也前後無序跋亦無目錄以其排纂之例推之十四卷以前皆總論詩之綱領十五卷乃依經文次第而論之不列經文惟集眾說故以統說為名云

毛詩通義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棻如撰棻如有周易通義已著錄是書但列經文別無訓釋各章之下必引四書一兩句以証之如關雎章即引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葛覃章即引夫人蠶織以為衣服之類至於墻有茨篇無

可附會則謂宣姜所生如壽如文公如宋桓及許穆夫人皆有賢德引犁牛之子騂且角句殆於以經為戲矣

詩經測義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鍾僑撰鍾僑字世邠安溪人康熙壬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降補國子監丞是編不載正文隨其所見各為評論大旨以夫子未嘗刪詩特據所得編之而已若謂三千刪為三百則春秋時君卿大夫所賦多三百篇中所有且其人皆在夫子之

前豈能預合聖人之意而去取之風雅正變之說亦難據楚茨以下瞻洛諸篇皆承平之作而列之於變平王之孫列在二南編詩不必以正變為低昂正變不必以世代為前後其持論類皆如此至如釋關雎首章非古人作乃世臣承命襄事而賦之其次章蓋博考四國未得其人故憂至於反側釋雖則如燬句謂役於王室而歸者其室家勞之如此亦多前人未有之說也

詩經旁叅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應麟撰麟有易經粹言已著錄是編於三百篇中摘篇標目略為之說大抵因朱傳而敷衍其餘意

陸堂詩學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奎勳撰奎勳有陸堂易學已著錄是編雖托名闡發朱子集傳而實則務逞其博辨大抵自行已意近王栢詩疑牽合古事近何楷詩世本古義如以節南山之尹氏即春秋隱公三年所稱尹氏卒者家父作誦即隱公八年天王使來求車者此

類核以時代已無以決其必然其最新奇者謂詩三百篇爲史克所定非孔子所刪謂燕燕爲衛君悼亡之作其夫人爲薛女故曰仲氏任只謂栢舟之共伯卽公子伋謂君子偕老爲哀挽夫人之詩子之不淑乃禮家之弔詞謂淇澳兼詠康叔武公謂葛藟爲周鄭交質之詩謂丘中有麻之子國爲鄭武公字其子嗟當作子多爲鄭桓公字謂著爲刺魯莊公娶哀姜謂園有桃爲劉向說苑所載邯鄲子陽亡桃事謂防有鵲巢爲陳宣公殺太子禦

寇事謂澤陂爲鄧元所作謂黃鳥爲共伯歸國謂行野爲幽王廢后謂何人斯居河之麋爲號石父謂大東西人之子爲褒姒謂小明之共人爲二相共和謂鼓鐘爲穆王作而淑人爲盛姬謂青蠅之構我二人爲申后宜曰謂敬之小恭爲成王作乃雅混於頌謂駟爲頌魯莊公謂泮宮爲魯惠公頌孝公皆隨意配隸於古無徵他如旣指竹書爲僞託而揚之水鼓鐘諸篇又援以爲辭旣以鄭譜爲妄作而有杖之杜諸篇又據以爲証家語贗作孔

叢晚出乃動輒引為確典亦不可為訓雖間有辨正精核之處而以愛奇嗜博反掩其所長較毛奇齡之說經又變本加厲者矣

詩經廣大全二十卷

浙江吳玉坤家藏本

國朝王夢白陳會同撰夢白字金孺會字衣聖皆無錫人夢白謂明初詩經大全有裨朱傳但所採羣經典故未備本末所引諸儒論說未有折衷因與曾推廣之大畧以集傳為主而間存諸說前有韓菼序引顧炎武言自五經有大全而經學衰茲編

雖為廣大全而作然其採擇精詳詮釋簡當或有功於朱傳今考是書雖溯源注疏然未能深研古義其訓釋名義亦惟以蔡卞馮復京二書為藍本罕所考證宜菼之有微詞也

復菴詩說六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承烈撰承烈字復菴涇陽人康熙己丑進士官翰林院檢討是書依據朱子詩集傳以攻擊毛鄭其菲薄漢儒者無所不至惟淫詩數篇稍與朱子為異耳蓋揚輔廣諸人之餘波而又加甚焉者

也其中間有不從序亦不從傳者如謂關雎為周公擬作之類皆懸空無據至於注釋之中附以評語如論周南云周南十一篇祇就文字而論其安章頓句運調鍊字設想無一不千古絕頂論女曰雞鳴云弋禽飲酒武夫之興何其豪琴瑟靜好文人之態又何其雅如斯之類觸目皆是是又岐入鍾譚論詩之門徑矣

毛朱詩說一卷

通行本

國朝閻若璩撰若璩有古文尚書疏證已著錄是書

論小序為不可盡信而朱子以詩說詩為矯枉過正皆泛論兩家得失非章句訓詁也所引尚書左傳以為詩之本序誠為確鑿其餘則多懸揣臆斷之詞不類若璩他著作未喻其故也

詩經序傳合參

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昺撰昺有周易摘抄已著錄是編為其三經解之三大旨從蘇轍之說以小序第一句為國史之舊文次句以下為後儒之附益因以朱子集傳互核其異同而斷以已見故曰合參多採李光地

詩所之說持論頗平允然推究文義以意斷制者多未能原原本本合衆說以斷兩家之是非也

毛詩說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諸錦撰錦字襄七號草廬秀水人雍正甲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外補知縣改補教授乾隆丙辰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官至右春坊右贊善是篇以小序爲主故題曰毛詩序文惟存首句用蘇轍之例不釋全經惟有所心得則說之用劉敞七經小傳例也首爲通論九篇上卷周南至曹風所

說凡五十八篇下卷豳風至商頌所說凡二十七篇疏證旁通時有新意而亦不免於附會古義如以死麕死鹿爲古儷皮之禮以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爲陳執州吁由戴嬀內援之証以西方之人兮卽方言之凡相哀憐湘潭之間謂之人兮以木瓜爲刺衛於齊桓沒後同宋人伐齊以水經注段干豕證十畝之間以春秋時秦境東至於河證所謂伊人爲思周以僖負羈之妻證季女斯飢皆有強經從我之失其長發篇後附禘說三篇謂孔穎達

春秋疏以禘爲禘其說固是而謂穎達之誤在以王制祭統郊特牲有春禘夏禘之文遂誤混大祭於時禘則失之誣考王制曰春日禘夏曰禘祭統曰春祭曰禘夏祭曰禘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嘗祭義曰春禘秋嘗俱據時禘而言與禘祭畧不相涉經文最爲明晰孔尚不能混時禘於時禘又何至混大禘於時禘是無故而罹之咎也推錦之意不過以王制又有禘禘禘嘗禘烝之文因禘禘二字相連遂以爲時禘亦兼禘而疑孔疏緣此而悞不

知王制注曰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蓋三時各先爲禘祭而後更舉禘嘗烝是時祭之禘本不兼禘孔卽畧不曉事何至以大禘混時禘又混時禘耶然則孔疏之悞在於信春秋不書禘祭而竟廢禮記不在附會禮記以解春秋也錦又謂漢儒據春秋書禘一春一夏因以附會禮記遂有春禘夏禘時祭之名今考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則所謂一春也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則所謂一夏也然春秋僖公八年又有秋七月

禘于太廟之文漢儒果因春秋書禘一春一夏遂附會春禘夏禘為時祭之名何以秋禘獨不附會乎至於三代之禮制同名異者多如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周弁殷啐夏收之類不一而足今錦必斥春禘夏禘秋嘗冬烝夏殷之制為非持論殊偏若謂鄭元以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為據春秋非禮之制則又聚訟之緒餘無庸辨矣

學詩闕疑二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青芝撰青芝字芳草襄陽人雍正丁未進士

改庶吉士未散館卒是編皆引舊說以駁朱子詩集傳從毛傳鄭箋者十之三四從蘇轍穎濱詩傳者十之六七其偶涉他家者不過數條耳其中自為說者往往推求於字句之間如行露以為實未成訟不過設言以拒之此泥經文二雖字也然於經文二何以字義又不協矣

詩貫十八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國朝張敘撰敘有易貫已著錄是書首載詩說一卷詩本旨一卷詩音表二卷後按經文次序為之註

釋凡十四卷頗多與朱子異同如以關雎為后妃求賢之詩義本小序而遂謂此篇並下二篇皆后妃自作又以駟篇為美伯禽而非頌僖公引書經費誓竊馬牛有常刑之語謂出師時丁寧馬牛如此則平日之留心牧事可知其說皆不免於牽合且各章訓釋已詳經文之下而又仿小序之體別為本旨一卷冠之於前於體例亦傷繁贅也

毛詩訂韻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謝起龍撰起龍字天愚餘姚人是書成於雍正

癸丑其自序詆吳棫韻補之謬而發明陸德明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持論最確乃核其所注則仍謂古音之外有所謂叶韻但以音屬讀取其順吻而止絕不究音韻之本原與古人之舊法則與吳棫之書均為臆定未可同浴而譏裸裎也觀其於漢廣末章云萋有閭樓二音駒亦有居鈎二音只從傳讀閭讀居可也如桃夭首章華家古讀敷姑今入麻韻不妨依今韻讀之韻者使之叶於音而適於口也叶且適於吟詠矣何必斤斤古之是

泥云云是於此事茫然未解殆無從與之詰難矣

詩義記講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夏宗瀾撰宗瀾有周易劄記已著錄是編卷首

標題江陰楊名時講授然觀名時之序則名時以

李光地詩所授宗瀾宗瀾讀而自記所見非名時

書也鄭風之首有名時批二段其不出名時審矣

詩經提要錄三十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鐸撰鐸有易經提要錄已著錄是書以朱子

集傳為宗而亦參取小序大旨多本李光地詩所

楊名時詩經劄記二書蓋鐸為名時之門人名時

則光地之門人也

豐川詩說二十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心敬撰心敬有豐川易說已著錄是編大旨

謂自宋至今毛氏之傳廢於朱傳之盛行郝敬云

序近古而朱在後不合以後說而反廢前說固為

得之然使後說而合經安在不可舍前而遵後且

齊魯韓三家盡在毛詩之前而皆以毛傳盡廢安

在後之更合者不可獨行又將謂毛序必承傳有

自不可改不思三家之傳亦必承傳有自而一廢盡廢何也云云其持論頗近和平故其書從毛傳及郝敬解者居其大半然自二家以外諸儒之書無一字引及則亦抱殘守匱之學其每節必效鄉塾講章敷衍語氣尤可以無庸也

詩經拾遺十三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葉酉撰酉字書山桐城人乾隆己未進士官至左春坊左庶子降補翰林院編修是書專以詩之次第立說分正編附編餘編不取小序併不取左

傳以季札觀樂所列諸國不足信而斷以左氏失之誣一語以木瓜美齊桓為穿鑿悖謬而斷以五尺童子羞稱五霸一語又以雅頌分什為毛鄭之可笑而分合其篇數別為編次蓋漢以來相傳之古經自酉而一變其例矣

風雅遺音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史榮撰榮自號雪汀道人鄞縣人其書據朱子孫鑑所作詩傳補遺後序定朱子集傳原本有音未備其音多後人所妄加因以集傳與音互相考

証得其矛盾之處條分縷析以辨之一曰集傳用舊訓義而無音二曰集傳有異義而不別爲之音三曰音與傳義背四曰古今未有之音五曰聲誤六曰韻誤七曰音誤八曰誤音爲叶九曰誤叶爲音十曰四聲誤讀十一曰泛云四聲之誤十二曰邶風注與某同之誤十三曰補音十四曰叶音闕誤十五曰叶音誌畧又附錄經文誤字經文疑義京本音切考異釋文叶韻紀原吳棫韻補考異集傳相沿之訛俗書相沿之訛集傳偶考俗音訂誤

九門共二十四類其音與義背用舊義而無音異義而不別音三門辨論頗爲精確誤音誤叶補音及俗音訂誤四門亦多可取惟未有之音與四聲誤讀二門所言卽是音誤分目未免太繁至泛云四聲及邶風音與某同二門則有意吹求未爲平允又榮考今音頗詳而古音則茫無所解故叶音闕誤叶音誌畧二門所言往往大謬吳棫韻補見行於世榮自言未見其書據諸書所引爲考異尤爲贅疣至於舊音舛謬之處動輒嫚罵一字之失

至詆為全無心肝亦殊乖著書之體蓋考証頗有所長而蕪雜亦所未免焉

詩深二十六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國朝許伯政撰伯政有易深已著錄是書用蘇轍之說以小序首句為古序而以其餘為續序次列集傳次列辨義於集傳多所攻難而所立異義不能皆有根據

毛詩廣義

無卷數 編修 曹錫齡家藏本

國朝紀昭撰昭字懋園獻縣人乾隆丁丑進士官內

閣中書舍人是編全載毛氏傳其以小序冠各篇之首亦從毛氏故題曰毛詩傳及小序之下雜引鄭箋孔疏及諸儒之說以發明之大旨以毛傳與朱子集傳互相勘正以己意斷其短長其間不盡用毛說故名曰廣義云

詩經彙詁二十四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范芳撰芳字令則如臯人其書大旨以朱子集傳為主而衷諸常熟楊夔太倉顧夢麟之說蓋夔與夢麟同輯詩經說約者也全書共一千二百五

十餘番約六十萬言採摭非不詳贍而本意為科舉而設於經義究鮮發明

詩經正解三十卷

江蘇周厚培家藏本

國朝姜文燦撰文燦字我英丹陽人是書首為詩經字畫辨疑次為天文輿地服飾禮樂器具車馬兵制圖考次為姓氏草木禽獸鱗介諸考大抵襲六經圖及名物疏諸書而為之其訓釋亦頗淺易

右詩類八十四部九百一十一卷

內八部無卷數

皆附存目



卷之四